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陸淵雷主 任 謝誦穆編 輯

第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出版

中醫新生命

陸淵雷



本	期	目	錄
悼章太炎先生	久保田晴光	夢蕉	漢藥之知識
吳山散記	沈仲圭	姜白鷗	中醫脈學之檢討
中醫偽書考	衛原	孔伯毅	驗方叢話
習醫日記	孔伯毅	陳雅愉	藥材與土性
讀書雜記	姜春華	誦穆	陳修園
醫藥隨筆	張文元	雨蒼譯	診病奇核
中醫病名之研究	陸淵雷	陸淵雷	醫案
墨瀋五則	陸淵雷	陸淵雷	答問一
答問二	楊蔭川	李維邦	答問三
答問四	周宗祺	莊公	課卷
孫式厂君來書	陸淵雷	陸淵雷	答孫式厂君
楊卓賓君來書	陸淵雷	陸淵雷	流行病須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減費函授中醫學

本醫室開辦遙從函授科學化之中醫學。瞬已三年。學者皆深表滿意。今續招新學員。凡國文通順。有志學醫者。不限年齡性別。皆可入學。尤宜於後開各界人士。(一)謀家庭衛生。欲得醫藥知識者。(二)感中醫學說太玄奧。欲得科學化合理化之醫學學說者。(三)西醫欲兼學中醫者。(四)舊中醫欲補充新學說。及臨診上之知識技能者。國府新頒中醫條例。中醫須有傳染病及他種與西醫相同之知識。此種知識。遙從講義中最為詳備。

今應外來要求。適應衰落之社會經濟。將學費減輕。計三十箇月習完。只費銀七十一元五角。可謂學醫之最低代價。交費法詳章程中。函索附郵五分。空函不答。欠資信不收。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啓

陸著醫書

金匱要略今釋 本書比傷寒論為難讀。故古今注解極少。近出參以新理者。尤渺不可得。違論精粗。淵雷此著。後於傷寒今釋三年。自謂發明新義極多。比傷寒今釋更善。連史紙精裝八厚冊。定價十二元。實售七折。郵費四角。國外酌加。

傷寒論今釋 用科學解釋最有價值之舊醫書。說解詳明。徵引極博。可以作研讀古書之鎖鑰。亦可以實際應用。與金匱今釋同為中醫學必讀之書。連史紙精裝八厚冊。定價十元。實售七折。郵費三角。國外酌加。

陸氏論醫集 淵雷歷年論醫文字。文言白話長篇短篇都有。議論精警。趣味雋永。連史紙精裝四大冊。定價五元。實售六折。郵費二角。國外酌加。

發行處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陸淵雷醫室內

代售處 上海三馬路千頃堂書局
上海四馬路二八三號國醫印書館

請名醫學家蕭山施今墨先生主辦貢獻
看於社會良好最切合實用的醫藥刊物↑

目要刊本

文醫半月刊

內容豐富 價值最廉
試閱郵三分即寄

歡迎定閱，批評，投稿，交換，介紹

- 醫藥新聞 特載 長編專著 讀書論壇
- 醫學商討 藥學研究 良方介紹 醫案
- 名著譯作 醫藥問答 雜俎 餘興

現第一卷第十二期已出版了！

定價 零售每期大洋三分 預定半年十二期大洋三角八分
全年二十四期大洋七角二分 郵寄費在內。

社址：北平西城大蘇線胡同華北國醫學院內
電話：西局六八九號

丹方易得——實效難求

本社搜求極有效而且合理之丹方公開給諸社員實驗研究欲得全部有統
計成效而合理的驗方單行者只費大洋半元郵票代洋以九五折計算來
函加入本社即得

國藥丹方實驗研究社啓
浙江雙林存濟醫廬

福州市醫界明星之唯一醫報▲

醫鐸月刊出版者 每月十五日出版
中醫專門學校

第一期創刊號四月十五日出版

封面題字

國府林主席簽
中央國醫館館長 鮑部部 長石 瑛先生
中央國醫館副理事長 彰養光先生

內容

議論嚴正
材料豐富
紀錄詳實
▲定價▼
全年一元
二角半年
七角每期
一角五分

為醫界最有策新的刊物

歡迎定閱投稿

地址：福州大廟山中醫專門學校

55686

中國醫藥書局

本版書籍提要

書名	編著者	冊數	原定價	特價
中國歷代醫學史略	張贊臣	一冊	六角四分	八角
中國診斷學綱要	張贊臣	一冊	一元六角	一元八角
春溫伏暑合刊	宋愛人	一冊	八角五分	八角
咽喉病新鏡	張贊臣	一冊	五角四分	五角
血證與肺癆全書	張騰蛟	一冊	八角四分	八角
中國癩痘學	朱壽朋	一冊	七角四分	七角
天痘與牛痘	黃渭卿	一冊	二角四分	二角
方藥考論類編	張贊臣	二冊	六角四分	六角
青年男女衛生指南	張贊臣	一冊	一元八角	一元八角
廢止中醫案抗爭經過	張贊臣	一冊	三角一分	三角

以上各書。外埠郵購。寄費照價加二。國外加五。有餘退還。不足請補。郵票代價九五折算。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西祥康里第七十七號 中國醫藥書局

內容提要

內容述分縱橫二大綱，醫事之沿革，學說的變遷，引徵考核，分析詳明。本書分望色察舌，聞聲臭氣，問病因，切脈搏等診法為四大綱。本書敘述證狀，分初局變局而外，又辨別證之輕重治之得失，乘筆直書，無所隱避。內容分生理，總論，預防法，治療，以及表解，吹藥，敷藥，驗方，列方等。內容分吐血，咯血，咳血，唾血，嘔血，及肺癆見血，肺癰，肺痿，肺脹，癆蟲，貧血等症之原因，症狀，治療，預防，衛生，休養，諸項。內容分癩痘為上下二編，有中西對照之名稱，及原因，症候，預防，治療，簡便方，附錄等。內容分天痘與牛痘兩大編，詳述天痘與牛痘之歷史，原因，誘因，預兆，症狀，變症，診斷，治療等。本書分方劑之評論，藥物之考正，為二大類，全書一百二十餘面，四萬餘言。指導青年男女良善之攝生。及病症之自療，全書分上下兩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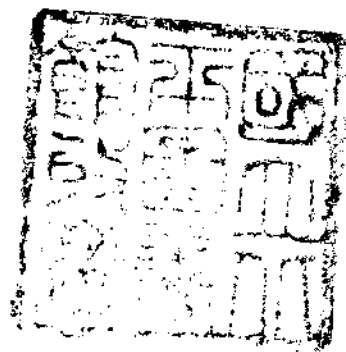
社論

悼章太炎先生

夢蕉

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以本月十四日病歿於蘇州里第。在國家失一耆舊。在士林失一宗仰。寰海以內。習聞章氏之行誼與其言論者。識與不識。皆致其悼惜之忱。本篇之作。蓋亦藉附於知人論世之義。而非以致私人嚮往之忱也。

有清自康乾以後。竭力以理學經學。緣飾治術。牢籠士心。迄於咸同之朝。外而元戎。內而樞相。皆由漢人執其魁柄。畛域漸泯。形跡胥化。論者謂民族之觀念。自此銷沈矣。然如龔自珍氏所爲之古史鉤沈論。杭大宗軼事記。京師樂籍說。其政治上不平之氣。故國黍離之感。蓋與全謝山氏遙相應和於百年之上。浙中志節之士。匿跡於明末清初者。獨多。章氏承其先民之遺風。當舉世崇尚帖括章句之時。而獨以光復故物。號召有衆。使老師宿儒。初則咋舌。繼亦首肯。蓋與中山先生之圖謀革命。從僑胞及會黨入手。成互相爲用之勢。論者謂洪楊之所以失敗。由於當時士大夫不表同情。轉爲清廷効力所致。辛亥一役之所以不血刃而底定。成沛然莫禦之勢。得力於文字鼓吹者實多。章氏以經師人師之碩望。



發揮其保種衛族之微言大義。事必稽古。言皆有物。自較末學新進之以法國革命故事。灌輸於人者。較易動聽。其後承學之士。以文字鼓吹者。趾踵相接。皆由章氏導其先河。故後之著辛亥開國史者。章氏當占其重要之一頁。可斷言也。

章氏自入民國。蓋猶思以儒者服官。抒其治平之略。故於民元時會一入京師。膺東三省籌邊使之命。其後稔知袁氏之不可與有爲。幽囚不屈。被放南歸。會值南北分裂。北洋部曲。相繼秉國。遂終其身杜門里居。不復爲世用。而木強之性。恢奇之論。猶爲舉世所推挹。自國府定都金陵。中樞優禮耆舊。不以政治相煩。而惟歲致餼。俾其殫心講學。此在章氏爲善用其長。在國家爲深明治本。昔黃黎洲會謂宜以清議之權。寄於太學。而太學祭酒。則以退閒而有勳德之宰執爲之。蓋以易俗移風之權。師儒有甚於君相。章氏講學吳中。其對於國家之靖獻。斷不在中朝宰輔之下。惜乎天奪之年。未竟其緒也。

章氏之學術。應由其門弟子爲系統之闡揚敘述。吾人不欲於此率置一詞。惟有可言者。章氏對於治今文學者。所謂孔子改制之說。以及近世出土之甲骨文。皆深致排反。是以有病其治學之途失之狹隘。不能出乾嘉諸老範圍者。吾人以爲學者治經。各有師承。見仁見智。本難強同。以章氏在吾國學術之地位。殆爲明季亭林船山之流亞。而成就則有過之。他日國史。自有定論。所最足慨歎者。世變日棘。蓋百倍於明季。而學者尊師重道之風。亦頗不如往昔。私人之聚徒講學。在今日已爲鳳毛麟角。章氏往矣。此後何以繼述前徽。使無廢墜。是則後之學者及其門弟子之責也。（錄新聞報）

案梁任公謂太老中歲以後所得。非清學所能限。蓋太老雖宗師乾嘉諸老。實能挾破乾嘉諸老之藩籬也。太老少時

研究

讀乙部醫家類，於醫頗有得。及東渡得東醫名著數十部，益耽好而深入。昔年中醫界固守玄學壁壘，太老著首論五行之無當實用一文，破其謬妄。續成時病新論等若干篇，皆精絕。余嘗集其醫論爲一編，近六萬言，欲付梓而不果。其醫論文字簡樸，而意味深長。吾儕得其片詞隻語之啓示，從而引申發揮之，亦稍稍可觀。德清俞先生曲園，卒年八十六。太老卒年六十九，壽不逮其師，惜哉。編者附識。

漢藥之知識（續）

久保田晴光

比嘉祐補註本草遲一年而出者，爲圖經本草。現在之證類本草，有嘉祐六年九月蘇頌之序。據謂唐永徽中於新修本草之外，別有藥圖及圖經。又有明皇御製之天寶單方藥圖，頗便於藥物之考查。然二書已散佚。鴻都祕府亦無其書。僅存天寶方書一卷，乃命儒臣使編成補註本草。一面下詔天下，命各郡縣獻所產藥品之圖。倣永徽故事，以編述圖經。然天下所獻之圖，雖以千數，其說明則詳略不定，且多鄙俚。如不專一整比以文飾之，不成體統。掌禹錫爲此奏請，後以蘇

頌當編纂之任。是以嘉祐本草之編者爲掌禹錫。圖經本草乃蘇頌所編。究竟恰如新修本草與其藥圖及圖經之關係。然兩者宜看作合爲一部之書也。此書亦無全部流傳於世。惟其文概爲證類本草所引用。

其次哲宗元祐七年（西紀1092年）四川陳子承著一重廣補註神農本草圖經二十三卷。證類本草曾錄此書中林希之序。據此可見嘉祐本草及圖經雖成。世醫多未之讀。不見廣傳。陳子承合兩者爲一。又加古今之論說。及自己見聞者也。然此書現在亦不傳。故其形式不明也。李時珍於本草綱目之歷代諸家本草紀中。會列本草別說之名而記之曰：「宋哲宗元祐中。閬中醫士陳子承。將本草及圖經兩書合爲一。間綴數語。謂之別說。高宗紹興末。命醫官王繼先等校正本草。亦有新附。皆淺俚不見高論云。」此乃指陳子承之本草。與王繼先等之校正本。皆無高論。諒非王繼先校正陳子承之本草也。

其次爲證類本草。此書本爲四川唐慎微私撰。大觀二年（西紀1108年）十月朔日艾晟序曰。慎微因見閬而博采。於本草圖經之外。得備載數百種藥。益以諸家方書及經子傳記佛書道藏。凡該書載明物品之功用。各附本藥之條下。其書三十一卷。目錄一卷。約六十餘萬言。名曰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然此書不廣傳。集賢孫公得其本而嘉之。邦計之暇。命官校正。募工鏤板。以廣傳之。蓋所以有大觀本草之名。諒爲此也。又政和六年（西紀1135年）命曹孝忠等校正此書刊行之。名曰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卽後日政和本草之原本也。

此書實傳古本草形式之最後者。首列神農本草以下至圖經本草之歷代本草之文。此書歷宋金元明而屢見重訂改

版。現在所傳者。約有二種。一爲大觀本草。一爲政和本草。關於此。四庫書目提要載。『宋朝刻者曰大觀本草。金朝刻者曰政和本草』云云。諒事實也。中尾萬三博士考證結果。所論亦同。又明朝諸版。及據此之現行本。大抵以別說附加本草衍義之文於各藥之末。別說云者。乃陳子承重廣補註神農本草中子承所附之別說也。關於此。證類本草卷三之一『丹砂』之末。會記『最近得武林陳子承編次本草圖經本參對。陳於圖經外。又以別說附著於後。其言皆可稽。不妄。因增入之云。』可見此乃大觀二年官版時所加者明矣。又李時珍以此別說爲『無高論』。亦未必當。本草衍義乃成於政和六年之書。然現在政和本草之金之泰和甲子四年（西紀1204）晦明軒版。記有『增以寇氏衍義』。故或謂本草衍義。諒自此始加於證類本草（政和本草）云。又明萬歷五年梅守德序文之大觀本草。亦附有本草衍義。然此本草衍義。諒加於元朝大德本。或明朝萬歷本者也。不論如何。其附加之形式。與政和本草一致。不知何時政和本仿大觀本。關於此之考證。姑置不論。總之。本書爲研究本草者之寶典也。（未完）

吳山散記

沈仲圭

病有非專恃藥石所能根治者。如肺病。與神經衰弱是也。欲望此二病全愈。非長期療養不可。病初二期肺結核者。苟能暫時放棄其所求之學問與所營之事業。轉地於山水明秀之郊野。專以清新之空氣。溫和之日光。滋養易化之飲食。安靜恬逸之休養。爲治病之原則。復輔以禁恚怒。忌房勞。其疾蓋未有不起也。神經衰弱之人。亦宜如此療養。惟尤當注意

眠食與心情。眠須充分。食須滋養。心情須愉快。三大要件。完備無缺。吾亦可保其必瘳。丁仲祐所著肺病指南以空氣安靜爲主。中華出版之神經衰弱療養法。以眠食二者爲歸。皆不主張濫投藥劑。可謂大醫高見。平易近人矣。

中醫脈學之檢討 九

姜白鷗

第六章 心組織機能障礙之脈搏

僧帽瓣閉鎖不全——濡

所謂心臟組織機能障礙者。乃指瓣膜之變化。動脈口之病變。房室刺戟傳導障礙之謂也。之三者。屢見不鮮。其結果每致血行變調。是故病變發生之際。診其脈搏。亦可以窺知一二。而旁攷其他證候之所見。固不難定診斷。施治療也。瓣膜位置於心房與心室之間者。曰僧帽瓣。三尖瓣。位置於心臟出口之處者。曰大動脈瓣。肺動脈瓣。其作用使血液依一定方向流動而適當啓閉。防止血液逆流混合。使爲正當之循環。若瓣膜發生解剖之變化。瓣膜之一部。或缺損。或短縮。不能完全閉鎖。是爲閉鎖不全。又如瓣膜肥厚硬固愈着。則謂之瓣膜狹窄。

瓣膜病變之多見者。厥爲僧帽瓣閉鎖不全及狹窄。大動脈瓣閉鎖不全及狹窄。至於三尖瓣閉鎖不全及狹窄。肺動脈瓣閉鎖不全。肺動脈瓣口狹窄等。乃爲罕見。

今當先研究僧帽瓣閉鎖不全之病理。夫本病由於心內膜炎而起者甚多。蓋炎症之發生多在左心內膜瓣膜部。

致瓣膜缺損不全則見閉鎖不全。瓣膜愈着融合則見狹窄。僧帽瓣既閉鎖不全矣。則左心室收縮。動脈血射出於大動脈時。室內血液之一部分。逆流於左心房。與肺靜脈還流之血液。互相合併。左房內血量增加。遂因之擴張肥大。致妨礙肺靜脈之還流。其結果。小循環區域內。呈鬱血證狀。影響波及於右心室。其室壁肌纖維。起代償性肥大。所以使收縮力亢盛。而調節小循環。故肺臟乃無鬱血之慮。同時左室因每次開張時。收納多量血液。亦遂至於肥大。此收縮運動持續。代償作用存在之際。全身血行。一時無顯著之表現。惟代償作用障礙時。脈搏乃見有變態。

僧帽瓣閉鎖不全。在代償作用存在時。雖左室收縮期之內壓甚高。但血壓不亢進。脈搏無變化。此因血液漏洩於心房。不能全部流入大動脈內。故大動脈弛張壓正常。然代償作用。雖為人體自然之妙能。實非能永久持續。終必陷於障礙者也。苟一旦代償作用障礙。心左室收縮呈疲勞狀態時。射出於動脈管之血量減少。又血液鬱積於右心室內。末梢靜脈。因繼發還流障礙。於是液分自管壁漏出而發全身鬱血性水腫。

鬱血性水腫。又稱心臟性浮腫。其浮腫先發現於下肢。蔓延向上波及。非如腎臟病浮腫之先見於頭面眼臉。續發全身浮腫也。故臨床上遇有水腫自下肢起者。即可斷為僧帽瓣閉鎖不全而起之鬱血性水腫。而診其脈搏。往往見濡。代償作用障礙。心左室收縮呈疲勞狀態時。射出於動脈管之血量減少。則血壓下降。血壓下降。斯脈搏見濡矣。（待續）

本刊第四期所載第五項提綱。即本篇及以後續刊者。自今視之。頗有錯誤。當陸續更正。希讀者鑒諒。白鷗附啓

中醫偽書考（續）

衛原

劉涓子鬼遺方

隋書經籍志載。『劉涓子鬼遺方十卷。龔慶宣撰。』今存鬼遺方五卷。卷一有龔道慶序論云。『昔劉涓子晉末於丹陽郊外照射。忽見一物。高二丈許。射而中之。走如雷電。聲若風雨。其夜不敢前追。詰旦率門徒子弟數人。尋蹤至山下。見一小兒提罐。問何往。爲我主被劉涓子所射。取水洗瘡爾。問小兒曰。主人是誰人。云黃父鬼。仍將小兒相隨。還來至門。聞搗藥之聲。比及遙見三人。一人開書。一人搗藥。一人臥。爾乃齊唱叫突。三人並走。遺一卷癰疽方。并藥一臼。時從宋武帝北征。有被瘡者。以藥塗之。卽愈。論者云。聖人所作。天必助之。以此天授武王也。於是用方爲治。千無一失。姊適子從叔祖。涓子寄姊書。具敘此事。并方一卷。方是丹陽白薄紙本寫。今手跡尙存。家世能爲治。今輒定其前後。簇類相從。爲此一部。流布鄉曲。有識之士。幸以自防。』案道慶殆卽龔慶宣。考其詞意。蓋劉涓子因黃父鬼得方。後錄寄其姊。遞傳至龔慶宣者。序尾又有永和十九年字。顧菴崖謂永和祇十二年。且去宋武甚遠。疑元嘉之訛。案此書恐齊梁間醫者所僞託。或卽龔氏所自作。而託之劉涓子。故隋志題曰龔慶宣撰也。

古今醫統引劉涓子射中黃父鬼事。文字略有異同。又鬼遺方卷五載小品滅癩方。小品方晉陳延之撰。疑係濶入。又卷二有治金瘡內傷蛇銜方。案劉敬叔異苑卷三云。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瘡上。經日傷蛇走。

田父取其餘葉以治瘡。皆驗。木（當作本）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爲名。抱朴子云。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

又鬼遺方卷四疽論。幾全與靈樞癰疽第八十一篇相同。鬼遺方云。『九江黃父問於歧伯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注谿谷而滲經脈。津液和調而變化。赤爲血。血和則乘脈先滿。仍注經絡。（下略）靈樞與此同。僅乘脈作孫脈。鬼遺方又云。『黃父曰。願聞於癰疽之形。與其期日。歧伯曰。略說癰疽極者一十八種。癰發於隘。名曰猛疽。不治則化爲膿。膿塞其咽。半日死。其爲膿者。寫則已。含豕膏無冷寫。三日而已。』靈樞云。『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日名。歧伯曰。癰發于隘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下略）兩書文字之相類。大率似此。疑此書爲撫拾古醫經而成者也。（未完）

驗方叢話（續）

孔伯毅

（十五） 鵝口瘡

乳兒口內上脛舌上及兩頰等處。徧起白色苔點。終日號哭。不能吮乳者。此鵝口瘡也。余家舊藏一方。極驗。母氏常常用之。錄之如下。

鳳凰衣新瓦上煨存性

橄欖同上（即青果）

兒茶 各五分

正梅片 六厘

右藥四味。共爲細末。將食指之甲剪除。用清水洗淨。以指點藥搽兒口患處。多搽數次。便能吮乳全愈矣。

按鳳凰衣。卽出了雞雛之蛋殼也。此物藥店多不備。須平時搜羅。否則須要時難覓。煨存性云者。存性二字。大有深意。蓋一藥有一藥之本性。若煨之過甚。則成死灰無用之物。故煨令僅透。卽速放於地上。以碗覆之。使窒息其火。俾其藥一經火煨。色雖變易。而本性猶存也。後凡言存性者仿此。

(十六) 砂淋

砂淋。西醫謂之膀胱結石。余讀書廣州時。同學王敬之君嘗患此。初起時。小便不利。已而略覺刺痛。繼則刺痛增劇。尿祇滴瀝而下。過數日。刺痛尤甚。連滴瀝之尿。亦不能出。少腹膨脹。重墜不安。易中醫六人。病且加劇。遂求治於西醫司徒先生。先生檢視之下。卽斷爲膀胱結石。其病已入嚴重之境。非解剖用手術將石取出不可。又謂其尿蓄於膀胱。爲結石所阻。不能排泄於尿管。故少腹膨脹重墜。小便刺痛不得出。若再服水藥。則膀胱不勝載重。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云云。余與王君生平最不喜聞解剖二字。一則嘗見有非死於病而死於解剖者。一則數見解剖後。豫後多不良。或一二年而死。或五七年而死。鮮有能維持十年外之壽命者。至是。余低言謂王君曰。尊意如何。王君曰。余素畏此。甯死不解剖。余因問司徒先生曰。除施手術外。尙有他藥可治否。先生搖首曰。尙無特效藥。余遂扶王君上車返寓。籌思辦法。忽憶生草藥。物雖賤而效力極大。其治病功績。往往在熟藥（卽普通國藥別於生草藥而言）及西藥之上。如大幌傘小幌傘大還魂小還魂之續筋駁骨。韓信兵。雞心蒲。夜蘭遠。橫紋木之止血鎮痛。萬年青。秤星菴之治癩狗咬。蛇通管半邊蓮之治毒蛇傷。又如省藤之治腸癰。桂花之除眼膜。松寄生之止心氣。蒼耳草之治大風。老鼠鬚根之療瘰癧。入地金牛之治喉痧。無不

藥到春回。捷於律令。何不赴生草藥店問之。或者有良藥可救。以語君。君亦首肯。遂急往。店中一少年曰。觀君神氣。似欲覓藥救人者。余曰。然。砂淋有藥可治否。少年轉問一老者。老者曰。有。徧地金錢最妙。（徧地金錢。一名九里香。又名乳香簾。又名金錢草。葉圓。對生。蔓延溼地。開淡紫花。葉大者佳。乾之清香者真。廣東原野甚多。虹口生草藥店有售。）百發百中。余喜。問其用法。答曰。用徧地金錢一大札。約十兩左右。放大瓦堡內。加清水浸過藥面二三寸。慢火煎之。煎至約得水十分之六。隨時作茶飲之。愈飲多則愈佳。大約飲六七堡即霍然而瘳。余曰。現病者已不能小便。安敢再飲如許水量。老者曰。病亟矣。不宜再緩。又拍胸曰。放心飲之。有危險找我。余見老者之言。如斬釘截鐵。諒必有效。膽頓壯。急購二札攜歸試之。王君先飲一碗。飲後約十分鐘。忽起小便。滴瀝而下。呼痛不已。余認爲藥已中病。再與一碗飲之。小便仍刺痛。惟比較順利。余欲驗其尿。命僕人將大痰盂洗淨。爲王君小便之用。半日間。飲藥二堡。尿甚頻數。且自覺有砂質隨尿出。次晨。余急再購徧地金錢四大札。先煎二札。頻作茶飲。小便漸利。而刺痛亦稍減。少腹較安。而痰盂亦滿。余命僕人勿將尿搖動。注意倒之。觀其底是否有砂。迨倒畢。觀之則果有碎砂半寸許。因命僕人用瓦砵盛之。少頃。痰盂又滿。少腹漸次平復。小便刺痛亦銳減。次日再飲二堡。病遂霍然。計服徧地金錢六大札。約重六十餘兩。得細砂半碗。休息數日。王君病體復原。偕往生草藥店面謝之。老者曰。兩君識之。吾國生草藥物。雖賤而效力極大。一般青年學子大人先生。以其微賤。不屑問津。豈知其力量能生死人而肉白骨。其功績不在熟藥之下。至於西國用科學方法製造之所謂特效藥。裝璜雖美。實不能敵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之質樸有用也。余感其言幽默。且有至理。遂退而記之。（未完）

習醫日記（續）

孔伯毅

呵欠之生理

凡人於勞倦或沉悶之時。自然張口作深呼吸。謂之呵欠。呵欠能傳染。其事甚趣。如集數人於一室。或談話。或讀書寫字。久而久之。見各人有倦意時。忽起立作呵欠。各人必輪流仿效。（但不能預告）余每試之。以為笑樂。至呵欠之生理。則因血中碳酸氣太多。而養氣欠缺。呵入養氣。以補其欠也。其命名甚有意義。莫仲瑛詩曰：「覺來一呵欠。色澤神亦充。」此則詩理通於生理者矣。

嚏噴之生理

嚏噴。是生理之一種反射動作。因鼻粘膜之知覺神經受刺激而起。所以驅除鼻腔內刺激物也。鼻粘膜發炎。例如傷風。則對於刺激之感受過敏。故善嚏。凡欲作嚏。必營深呼吸。旋即閉鎖軟口蓋。使肺中之氣。衝開鼻咽腔而出。其嚏乃成。詩曰：「願言則嚏。」今俗亦以嚏噴為人說。蓋古語相傳如此。（未完）

藥材與土性

陳雅愉

中醫學有改進整理之必要。已為大部份同道所公認。惟藥物學更須與藥商有聯合整理之必要。其難在今日則轉滋

甚。我國在昔醫士本兼賣藥。今則醫者對藥材多半瞠目不識矣。勿怪有小生地細生地之爭執笑談矣。西人於藥品不但以科學法培植之。且以化學法化析之。而我昔雖重視地道藥材。今則不但任意泡製。且有贗鼎混充。曷能言其效果。茲述鄙人所見以爲改良之一助。

武陟西鄉產甘菊花。爲大莊。藥肆中固皆白色。二年前余親至其處。見田中花瓣間有作紫色者。甚以爲異。詢之土人。謂收穫後。以硫磺薰之。卽變白色。意色黯無清香味者均是此種。

懷山藥俗名鉄棍山藥。以其質堅而細緻也。晒乾後亦以硫磺薰之。取其色白雅觀。如大而虛鬆者。則直棗山藥僞充鉄棍矣。上二物山藥爲補品。性尙無大差。若紫色之菊花。性屬熱温。載在本草。若再以硫磺火薰之。恐其性卽大異耳。

唐以前地黄不分生熟。今藥肆之生地黃。乃經籠蒸過。卽變黑色。若生地黃形似白馬鈴薯。至熟地藥肆中多以黑豆水煮數次。其性質在半生半熟之間。

温縣所種之高麗參。其籽確係高麗參種。一年卽成。但根小無紋。更無所謂黃馬褂人字紋等。味極甜。毫無東參之苦味。微甜而清香。少服之亦能微見補力。稍多則頭目暝眩。有引火上逆之勢。此物不堪入藥。近聞藥鋪中以苦桔梗煮之。僞充關東參矣。不製者曰明參。以其無紋也。有謂明參武安縣亦產之。土性之關於藥性有如此之差。則地道藥材。仍當有保存研究之價值。

近聞高麗以新科學法藝人參。秋冬時之肥料入紅砒。則生長速而收穫豐。潞黨參產太行山之林慮西山中。山後爲路

安府。故名潞黨參。實則產地多在林境。肥料用極多之羊矢。此物性極熱。種分一年生及三年以上生。今則人貧工賤。多屬一年生。其性頗溫。兼有野生者性雖稍平。而味則無論野生種生均甜多苦少矣。

按本經人參性微寒。由上可證明地性與肥料即可使其變性。又可證明味苦多屬性寒。味甜多屬性溫。古人爲不虛語矣。

至吳茱萸應全用其子。藥肆中間有子與細枝混充者。鄙意須有定法。不許攙入混合物。最少醫藥同業機關有監視處罰之權。可期以收統一之效。

讀書雜記

姜春華

脛腫

素問氣交變大論云。甚則腹大脛腫。天哀按。脛。膝下骨也。漢書趙充國傳。聞苦脚脛寒泄。注。脛。膝以下骨也。論語以杖叩其脛。荀子疆國篇。案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義並同。腫當作臄。凡腫疾皆謂之腫。而腫足則謂之臄。足腫又或作重腿。左氏傳成六年。於是乎有沈弱重腿之疾。注。重腿足腫。然在此當爲臄字。以腫臄二字形同。故譌臄爲腫。臄字從允。說文。允。跛曲脛也。故臄字從之。詩小雅。既微且臄。爾雅釋訓第三曰。既微且臄。鼯瘍爲微。腫足爲臄。故脛不得言腫也。以此

疹

素問奇病論云。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王註云。疹。久病也。天哀按。文選思玄賦。思百憂以自疹。註云。疹。疾也。王介甫與王禹玉書云。憂患之餘。衰疹浸加。義與張賦注同。則疹。疾也。無久病義。

疹。又同痰。左傳成六年。其惡易觀。及哀五年。則有疾痰之釋文。並云。痰或作疹。廣雅。痰。今疹字也。左氏傳襄二十三年。季孫之愛我疾痰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注。引此痰作疹。文選思玄賦。思百憂以自疹。後漢張衡傳作痰。是痰與疹同也。

顛疾

素問奇病論云。帝曰。人生而有顛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爲顛疾也。王註。顛。爲上顛。則頭首也。天哀按。正字通。顛。古皆借顛。與嶺作領同。顛又與癩同。狂也。唐書張旭傳。旭大醉呼叫狂走。以頭濡墨而書。世號張顛。是顛爲癩狂之假。且病由母有所大驚。足徵爲顛狂而非頭首之義。再按本論脈解云。所謂甚則狂顛疾者。……故狂顛疾也。則顛之爲狂癩。義益瞭然。

雍

素問大奇論云。肺之雍。新校正云。詳肺雍肝雍腎雍。甲乙經俱作雍。天哀按。雍。集韻通作雝。班固兩都賦。乃流辟雍。禮王制篇作辟雝。雝又同壅。荀子法行篇引詩云。不雝不塞。逸詩。壅。又同雍。漢書溝洫志皆作雍。雍又與癰通。後漢獻帝紀。分涼州河西四郡爲雍州。詳此。則雍。壅。癰。俱通。新校正所云。殊未審通假之義。○淵雷案。雍特雝之隸變耳。非別一字。

罷極

素問六節藏象論云。肝者罷極之本。天哀按。罷疲也。漢書田叔傳。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又劉歆傳。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又王莽傳。晝夜戰。罷極。又蒯通傳。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皆註讀若疲。墨子非命篇。不知我罷不肖。又尙賢篇。王公大人有一罷馬。皆疲義也。

癘

素問骨空論云。其女子不孕。癘痔。遺溺。隘乾。天哀按。癘病也。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罷癘之疾。集解徐廣云。癘音隆。病也。索隱云。罷癘爲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後漢光武紀。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癘。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註。癘病也。是癘爲病義。無與胸背事。索隱所云近鑿。再按漢書王莽傳。罷癘咸出。益足徵索隱之難以爲訓。

遺失與失氣

素問效論篇云。大腸效狀。效而遺失。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遺失作遺矢。同篇又云。小腸效狀。效而失氣。氣與效俱失。王註云。……小腸氣下奔。故失氣也。天哀按。廣韻。矢。卽屎。左傳文十八年。埋之馬矢之中。史記廉頗傳。一飯三遺矢。莊子人間世篇。以筐盛矢。荀子榮辱篇。所謂以狐父之戈。獨牛矢也。素問腹中論篇。治之以雞矢。皆以矢爲屎。則遺失之失字。應從甲乙經改作矢。至效而失氣之失。仍應作失而不能作矢。何也。以矢卽屎。而失氣。而氣與效俱失。改作矢卽不可通也。

終日乃復言

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天哀按。終日者。言良久也。史記扁鵲傳。終日。扁鵲仰天而歎曰。亦

良久意。良久之謂終日。猶俗語良久之謂半日天。

烺

素問生成論曰。黑如烺者死。王註云。如烺煤。天哀按。烺。本作哀。說文。哀。灰。哀煤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云。積煙爲哀煤。古書哀或假作臺。或誤作埃。（如孔子家語在厄篇。哀墨。今本誤作埃墨。）

痹

素問四時逆從論云。厥陰有餘。病陰痹。王註云。痹。痛也。新校正云。詳王氏以痹爲痛未通。天哀按。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曰。痹。手足不仁也。痹論云。帝曰。善。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其故何也。岐伯曰。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榮衛之行滯。經絡時疏。故不通。皮膚不營。故爲不仁。據此。則王氏以痹爲痛。自是未通。他書或誤痹爲痺。痹。音卑。鳥也。

瘖

素問腹中論云。炙之則瘖。奇病論云。九月而瘖。王註云。瘖。謂不得言語也。天哀按。王說是也。瘖。釋名。噤然無聲也。禮王制篇。瘖。聾。跛。蹙。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疏云。瘖。謂口不能言。史記淮陰侯傳。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墨子親士篇。近臣則暗。畢秋帆云。暗。當爲瘖。說文。瘖。不能言也。又尙賢篇。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皆不得言語義。俗所謂啞也。

明堂

素問諸篇有黃帝坐明堂語。天哀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註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邢疏云。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明堂也。又禮明堂位篇。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淮南子云。神農之世。祀於明堂。荀子疆國篇曰。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馬氏文獻通考云。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右黃帝明堂制度之說。乃漢武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概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樸儉之制。又引楊氏云。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爲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天哀按。明堂之作。淮南云。見於神農之世。邢疏據史記。亦謂見於黃帝。皆不足據也。何以故。以淮南司馬具漢人。去古已遙。司馬不云乎。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蓋書闕有閒。弗可考矣。然即據此以爲信。然而明堂凜然森嚴。肅然清靜。朝諸侯。出教令。事天地。交神明之地。安得與岐伯等日坐其間。討論鍼灸乎。司馬光曰。黃帝亦治天下。豈可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鍼灸耶。通哉斯言。

不仁與不收

素問氣穴論云。外爲不仁。天哀按。不仁不知覺也。殆求心性神經之病。痺病屬之。痺論。帝曰。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皆言知覺無舉動之義。痺論又云。皮膚不營。故爲不仁。王註云。不仁者。皮頑不知有無也。全元起云。不收不仁也。（見調經論新校正引）全說非是。

藏氣法時論曰。肉痿足不收。氣交變大論曰。足痿不收。天哀按。不收者。不能舉動也。殆離心性神經之病。痿病屬之。痿論云。歧伯曰……則生痿躄也。王註云。躄。謂攣躄。足不得伸以行也。同論又曰。則生脈痿。樞折挈脛。縱而下。任地也。又歧伯曰。陽明者……主閏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皆可證。又按。不仁多指手。如後漢班昭上書云。兄年七十。兩手不仁。可證。（孤證。天哀註）不收。多指足。如痿論所云可證。

陳修園

誦 穆

|| 先哲傳記之一 ||

(一) 事略

(二) 學說之大概與其批評

陳修園先生是清代大醫之一。他的著作很多。自公餘六種以至二十三種三十二種四十八種五十種七十二種。卷帙繁富。實際上。陳先生自己並沒有這許多著作。坊間取別人的書。附刊在一起。纔有這些名目。陳先生的著作。平易近人。

讀者非常普通。影響自然很大。不辭謙陋。將陳氏的學說。作一個概括的敘述。略爲加一點批評。

(一) 事略

陳邦賢中國醫藥史第九章。有記載陳修園的一節。太簡略。不足盡修園之生平。吳去疾先生曾鈞考陳氏遺事。撰陳修園別傳。發表於神州醫報二卷四期。非常精密詳盡。用不着我再費心。直抄如下。——以下是吳先生原文。

陳念祖。字修園。一字慎修。閩之長樂人也。少孤。家徒四壁。習舉子業外。兼事刀圭。目睹時醫競尙唐宋以後各方書。而於古聖相傳之內難本草。以及祖述伊聖經方之仲景書。棄而弗習。心焉憫之。迺上溯炎黃。專宗仲景。寢饋其中者數十年。弗倦。自千金以下無譏焉。乾隆壬子。登賢書。寓都門。適伊雲林患中風證。不省人事。手足偏廢。湯米不入口者十餘日。都門名醫。咸云不治。陳氏以二大劑起之。名震一時。就診者無虛日。後因某當事強令館於其家。辭弗就。拂其意。乾隆癸丑秋。託病而歸。嘉慶六年辛酉。罷試南宮。奉旨試令三輔。直臬傅廉訪。素耳其名。題其醫集。有東皋制義慎修醫萬頃汪洋孰望涯之語。見陳至。優加款接。陳深感之。時直隸婦女患陰挺者多。傳以詢陳。陳因暢論其義。并着治法。語多可採。是年夏大水。修園奉檄勘災恆山。以勞邁疾。脈脫而厥。諸醫無一得病情者。迨夜半陽回。神識稍清。自定湯液。二服愈。時溫瘧流行。誤于藥者比比。修園憫之。遂於公餘採時方一百八首。韻爲歌括。(卽時方歌括)出繕本付刀圭家。按法施治。多所全活。嘉慶七年壬戌。直督熊謙山患手指麻木。兩臂及手腕痛。召修園診之。按其脈。左手兼弦。兩寸略緊。斷爲半身以上有痹痛等症。若不早治。必至中風。主以黃耆五物湯常服。以治其肝風。又擬九方。以補腎而

兼養肝說詳時方妙用（是書爲嘉慶癸亥年作，見陳氏自序）中風門不具錄。是年秋杪，以母憂回籍，自是家居者數年。至戊辰春仲復出。謝芝田吏部患頭項強痛，身疼，心下滿，小便不利，服表藥無汗，反煩。六脈洪數，修園診之，以爲病在有形之太陽，但使小便一利，則所有病氣俱隨無形之經氣而汗解矣。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一服遂瘥。瘥後夜間不寐，修園曰：此名虛煩，因辛熱遺害，禁用棗仁茯神遠志等藥，投以梔子豉湯，病不復作。嘉慶十五年庚午秋七月，前天津尹丁攀龍過陳氏，談次見面上皮裏鰲黑，環脣更甚，臥蠶微腫，鼻上略青，直告之曰：君有水飲之病根，挾肝氣而橫行無忌，此時急療可愈。若遲至二十日，病一發作，恐醫日多方日雜，總不外氣血痰鬱四字，定出搔不著痒之套方。即有議及水飲，緩治以六君二陳加減，峻治以滾痰黑錫專行，此敷衍題面，而題理題神則盡錯矣。以藥試病，試窮而變計。雖盧扁莫何，丁怪其言之過激，弗聽。至七月下旬病作，中秋後漸重，九月下旬邀診，陳氏語之曰：向者所陳之弊，今一一蹈之，本無庸再藥，苟必欲施治，惟有金匱十棗湯，尙合病情。姑擬以待有識者用之。坐中有一老醫，力爭不可。陳遂擬龍牡甘苓行水化氣等藥而退。丁不復再延，日招多醫，以熟地枇杷葉炮姜附子肉桂人參服之，不斷漸至大喘腫脹，吐血大衄，耳目俱出，小水全無而歿。陳氏記其事於怪災病案內，深爲之惋惜。其論治精審，有如此者。蔣慶齡氏謂修園少年氣盛，治病時喜與人爭辨，出山後斂抑才華，其言呐呐然，如不能出諸口。（見神農本草經讀序）今觀於丁氏之事，似猶未改其薑桂之性矣。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修園以年老乞休，歸閩後，講學於嵩山之井上草堂，從游者日衆，脩園亦誨人不倦，有來請業者，必先授以自著之傷寒論淺註及金匱要略淺註二書，命之誦讀，蓋

欲其取法乎上也。其子陳蔚云。家嚴是二書。稿凡三易。自喜其深入顯出。古人於學問一道。窮畢生之精力以赴之。不肯稍假借。俗儒偶有一得。非故步自封。卽沾沾舉以爲能。以彼例此。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修園著書多。今所行世者。有傷寒論淺註。長沙方歌括。金匱要略淺註。金匱方歌括。神農本草經讀。靈素集註節要。傷寒真方歌括。傷寒醫訣串解。醫學三字經。醫學從衆錄。醫學實在易。女科要旨。時方炒用。時方歌括。新方八陣。十藥神書註解。此外尙有傷寒論註。重訂柯註傷寒論。傷寒論讀。金匱讀。重訂活人百問。醫醫偶錄。（此書余前在江西會見之。內容與筆花醫鏡大同小異。）醫約。醫訣等書。均不傳。子二。長蔚。次元犀。孫心典。均能世其業。

論曰。時賢丁福保先生著歷代名醫列傳。於清代醫家。只取徐靈胎。葉天士。尤在涇及陳修園四人。雖以喻嘉言。吳鞠通。王孟英。陸九芝輩之雅負。時望。亦不與焉。余讀之。頗病其隘。而陳修園一傳。因無事實可考。竟取蔣慶齡氏一序。以充篇幅。何其略也。余之習醫。固服膺陳氏者。前既爲之搜輯醫案。（坊間雖出有陳修園醫案一書。然陳氏醫書中附載之案。其書竟未之有。且其書晚出。無可徵信。恐係後人僞託。余故另爲之搜輯也。）以爲學者津梁。端居多暇。復取陳氏各書。擇其事有可考者。爲之排比成文。雖未能盡陳氏之生平。然大略可覩矣。昔陸九芝先生。以後漢書不爲張仲景立傳。特博採羣書。爲之補傳。余今之所爲。亦猶陸氏之志也。惜余貧薄。家鮮藏書。於陳氏之家世。及生卒年月。無所稽考。他日有緣。或能得長樂縣志全閩通志而讀之。當更爲之增補焉。（按修園之死。當在道光三年。（癸未）醫學實在易。霍亂門。陳元犀有言。『道光三年。家君年七十一歲。於三月初旬。右脅生一瘡。癰。延至新秋。病勢轉劇。水米

不能沾牙者十餘日』雖未言其死於何時。然以魏敬中序醫學從衆錄之言合而觀之。可以證吾言之不謬。魏氏云。『修園勘災恆山後三十餘年。余返自都門。與修全閩通志。時先生已捐館數載。』查修園勘災恆山之時。爲嘉慶六年辛酉。由此遞推而下。至道光十一二年。恰合三十餘年之數。其時陳氏已捐館數載。於十一二年之中。除去數年。而以陳元犀之言證之。則陳氏之死。其必在道光三年也明矣。因無書可考。姑附所見於此。願世之好讀陳氏書者。其有以教我。(未完)

醫藥隨筆(續)

張文元

心臟之孔竅(三)

昔者商紂無道。諸父比干諫之。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因剖其心而視之。難經四十二難曰。『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此皆秦漢以前。關於心臟孔竅之紀載。降及後世。卽奉此說爲圭臬。而『心有七竅。』遂爲深入人心之定論。古時科學幼稚。解剖粗簡。益以珍重屍體。而實行解剖之機會。更不易得。故其言之當否。自不能以今日之眼光。遽爲褒貶。顧時至今日。猶有墨守陳說。以爲心有七竅者。斯則惑矣。爰據事實。逐層剖析。以爲故步自封者告。

察心臟自其外部觀之。可得九竅。(甲)在左側者。(1)大動脈口。(左心室)(2)肺靜脈口四。(左心房)(乙)在右側者。(A)肺動脈口一。(右心室)(B)心臟靜脈口。上行大靜脈口。下行大靜脈口各一。(右心房)合共九竅。若更觀察其

內部。尚有四腔二口在。四腔者何。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是也。心房與心室之間。有交通之孔。曰房室口。左右各一。是即所謂二口也。由此觀之。心臟之孔竅。外部有九。內部有六。內外合計。共十有五。是則確鑿之事實。人人得而共驗之。彼堅持七竅之說者。其亦知憬悟否。

偉哉元方景岳之論痢(四)

痢疾而分赤白之原理。吾人今日已知與腸之黏液血液。有密切之關係。此固盡人曉喻之常識。無庸深加探討焉。

居恆瀏覽歷代醫籍。其言痢疾之病理。而能切合今日學理者。元方景岳而外。殊不多觀。巢元方云。「痢而赤白者。是熱乘於血。血滲腸內。則赤也。冷氣入腸。搏腸間。津液凝滯。則白也。」張景岳曰。「今人不能辨察。但見痢如膿垢者。皆謂之積。不知此非糟粕之屬。而實附腸着臟之脂膏。皆精血之屬也。」又曰。「今之凡患瀉痢者。正以五內受傷。脂膏不固。故日剝而下。」又曰。「凡五色之辨。如下痢膿垢之屬。無非氣血所化。但白者其來淺。浮近之脂膏也。赤者其來深。由脂膏而切膚絡也。下純血者。多以血爲熱迫。故隨盜隨下。此其最深者也。若紫紅紫白也。則離位稍久。其下不速。而色因以變。或未及脈絡。此其稍淺者也。若紅白相兼者。此又其深淺皆及者也。」又論痢疾腹痛曰。「瀉痢不止。胃氣既傷。膏血切膚。安能不痛。此其爲痛。乃因剝及臟腑而然。」

案痢下白物者。多爲腸壁黏液及上皮組織之剝離。元方所謂「津液凝滯。」景岳所謂「附腸着臟之脂膏。」也。腸之黏液。來自腸壁黏膜。在生理上。職司消化潤便。原有極大之價值。景岳謂爲「精血之屬。」此氣血所化。」均爲中肯之

議論痢疾但使黏液剝離。瀉下白物。是僅腸壁表面發生病變。景岳所謂「但白者其來淺。浮近之脂膏也。」若更傷及腸壁之血管。使之破裂出血。所瀉之物。遂呈赤色。此則病勢較重於前。而病情亦較前更深一層。巢氏所謂「血滲腸間。則赤也。」景岳所謂「赤者其來深。由脂膏而切膚絡也。」按之事實。均極脗合。至於景岳闡發痢疾腹痛之原理。歸因於膏血之剝離。仍不失其論痢一貫之主張。是其卓識遠見。尤堪敬服。

夫「無積不成痢。」本為疇昔醫家異口同聲之論調。而元方景岳置身於彼時之社會。獨能屹然自立。力闢其謬。發前人所未發。言前人所未言。其難能可貴。為何如乎。吾人雖處科學昌明之今日。而以史家的立場觀之。覺其精神之偉大。殊令人欽佩不置也。用特表而出之。以志景仰云爾。

中國醫學史之增補(五)

陳邦賢著中國醫學史。元之醫政一篇。未將「飲膳太醫」列入。似亦千慮之一失。爰為增補於次。

案元文宗天歷三年。忽思慧進其所著飲膳正要云。「欽惟世祖皇帝聖明。按周禮天官。有醫師食醫疾醫瘍醫。分職而治。行依典故。設掌飲膳太醫四人。」又云。「臣思慧自延祐年間。選充飲膳之職。於茲有年。」觀此。則「飲膳太醫。」元世祖時。即置此官。至文宗猶沿用也。

診病奇侏(三)

兩蒼譯

○凡無病實人之腹。按之有力而柔。又有按之雖有力而內脆弱者。爲惡候。腹形之佳者。腹部廓大。自胸部豐隆而下。爲上。婦女則以軟弱爲上。男得女腹爲虛。爲逆。女得男腹亦爲逆。又腹得凸凹。動氣強者爲賤。無論何種病人。呼吸氣達臍下者可生。大抵呼吸氣只在胸中。然非至臍下不可。平人須宜修行之。（中虛）

○肉脫腹皮薄。着腹脊迫於鳩尾兩肋者。恍惚如積。以腹皮薄弱故也。臟腑可直以手按。此元氣之虛脫也。（中虛）

○要之所謂佳良之腹。須臍下力強而下豐。鳩尾上下腕柔軟。動氣靜而臍上不滿者爲上腹。若腹形上迫。臍下力弱。按之如棉。臍上強硬。兩肋下痞。或如袋中內石。腹中磊磊動氣強甚。或絕無氣動者爲變實。惡候也。雖然。有病之人。概多腹形上迫。世所謂暈眩頭痛。或疝氣諸證。皆腹形之不佳所致。又有但痞而不至大患者。皆係遊離於中。可隨手而浮沉於上下也。然以右痞爲比較的不良。此須虔記。有痞而胃氣未盡者。按之不痛。痛者。胃氣弱故也。大患可知矣。有食傷腹痛拒按者。別論。夫食毒瘀血。停滯而作痛者。劇痛也。今所謂者。內傷之久痛也。世人病痞十有七八。俗間胡傳疝氣。概多痞證之誤。大抵由臍左傍牽引左肋下。其牽引處必動氣強。波及胸中而達左乳。甚則有自股根牽引上衝者。大抵此種痞氣。臍傍左右。概多筋強。下引陰囊。堅強如拳。或浮或沉。世謂疝氣者。皆誤也。（良務）

○凡病自中脘至臍下。按之不飽綻。至底無力者爲難治。又腹部如敷簀筋強者。在虛極之人亦難治。又腹脹滿腹皮急而光映者。死症也。（壽安）

○有因病而腹象不變。凡病人陽腹者爲易治。若變爲陰腹。則難療。（對時）

○凡診病腹，右傍柔而左拘攣者，須詢右傍是否有苦。若左傍柔，亦須問右傍如何。決非右傍不良，則必病右傍。因有認爲佳良之象，終成惡候者也。（東郭）

○凡診大病，其所宿積疝塊血塊，譬之左方之宿癖，突移於右傍，而左傍反脆弱者，不可輕視。（東郭）

○凡腹皮膩滑而有神彩者，爲氣血盛。其枯燥者，爲血虛。若血熱，若皮裏有水氣也。腹皮堅厚如肉脯，不可挑起者，爲實。菲薄而可挑起者，爲氣血衰。又腹中虛軟，如循爛瓜者，爲臟氣虛。（台州）

○腹筋浮起，腹皮稍堅，如按板狀者，爲難治。後多發水腫而死。腹厚如牛皮，與肉親着者，爲好腹。大病長病，爲難治，須虛記之。（玄仙）

○上腹大而堅，下腹無力而瘦，按之如棉，朝夕腹脅胸有動氣，顏色蒼白者，病雖輕，實甚大患，是虛腹也。療治之不可輕忽。（玄仙，南陽同）

○凡腹須腹部與呼吸相應爲候。急變之病，則與呼吸不隱應。次候動悸，候腹之法，須腹皮厚而與肉相應着，如肥人之股，以肉皮不得分別爲善。若腹皮薄而潤，肉皮相分離，腹皮似有筋者爲惡。又診腹勢，須不柔不緊，呼吸相隱應，按之到處不痛者，爲佳良腹勢。（南陽）

○腹皮薄與肉相分離，肉堅緊皮緩弱，爲失津液之腹象，多現於癰囊吐瀉虛脫之人，爲極虛之凶候。以手撫之，若將死自汗之肌，又如頻死之手足，多產之婦，腹皮離肉而浮緩者，爲常態，須以津液之有無分之。若心下痞鞭如撫板，拒按

者多難治。有多憂多慮好忿怒者。腹狀雖無異。然多可治。又有皮肉相離。按之堅然如板。筋多而任脈凹者為惡候。勞瘵者多有此狀。次其堅如板。故呼吸迫而脈數也。(南陽)

○古方家所謂腹拘攣者。言象筋咸集。皮上如塊狀。顯然可按者也。

○按腹中之痞。有顯然可觀者。有隱而不得見者。有如塊狀者。有如腹膜之浮起者。凡潛隱者皆惡候。(南陽)

○腹中痞塊。按之如水上浮物。隨手可移者。多死證。雖小病不可輕視。不可不知。(玄仙)

○病至半途。腹形變常。凹陷着背如削去狀。胸肋瘦削如板。橫骨暫高者為惡候。痢與疫有一二日遽成此狀者。多難治。若兼動悸。是為至凶。當熟視腹候預斷之。(南陽)

○腹中壅聚。大如梅按之必不病按之條忽聚散。或雷鳴甚者。累累凝結如囊中盛瓦石狀。大如鷄卵按之忽轉其位必在臍近傍是為陽氣不足所使。宜

溫之。瘰癧漸輕而瓦石最重此症由水多而惡血虛云云 (台州)

△(引松井本)腹皮溫厚和柔而有力。腹裏無塊無動。上低下豐。是為無病平氣焉。若夫反之腹皮薄虛軟。或堅硬有塊。有動上高脹下低狹。任脈高起。皮肉相離。臍淺露。臍下無力。是為病腹。有病則難愈。(黃山)

△(引松井本)陽實陰虛之人。按其腹外牢堅脹急。而內軟弱無神者。其人必死。禍雖未及。是遊魂行屍之類。形骸獨居。已為將死之兆也。或其人素來快活優游者。尚有可治。若心氣鬱結。則又不免矣。或其表和。腹皮薄而有澤。按其中腕牢且痛者。陰實陽虛之候也。亦為凶兆。公豐按此條所載之形狀皆屬厥證者也。或醫施汗吐下太過病少愈後其腹象有如此者。則係正氣未復客邪猶在所致也。若腹象不復更變則急證頓發命期一同於前證也。 (陽山)

△（引松井本）陰實陽虛之腹。按撫之間。表柔軟而裏有力。裏有力者非硬之謂也。不宜補藥。用之易於泥戀也。宜正氣散或平胃散。是之爲腹之可者也。其尤佳者則陰陽具有力。表裏調和也。陽實陰虛之腹。表有力而裏無力。以爲惡候。平人且有病況于既病者乎。往往就死矣。若用鍼。鍼尖之應表分有力。而至裏部則無力。猶刺豆腐者。宜補脾之劑。若血燥者加調血之品。（久野）

△（引松井本）皮肉相離者。候衛氣之虛也。衛氣不足則皮肉相離。猶老人之腹。皮肉相離則其氣不能養肌肉。肌肉不得養。故皮肉相離也。衛氣有餘者皮肉俱厚也。皮肉厚者則相附着也。皮肉相附。故衛氣亦實也。（久野）

△（引松井本）拘攣雖同。以分別其部位爲要。須熟習焉。又其拘攣在皮表。在皮肉間。在肉中肉下。均須細察一一分別。（東郭）

△（引松井本）腹中如無物。腹皮着背者。脾胃元陽虛也。難治。傷寒時疫之裏證。而如此者萬無一生。（同上）

△（引松井本）溼痰候。按撫其皮膚。其狀如流散條麵。隱然應手者是也。皮膚間如撒大豆。或如橫列條麵者。爲燥屎。此候少於常人。多於宮女婢女。夫痰者生於鬱熱。其熱煎熬津液所致也。（久野）

虛里

○古傳云。夫診腹之時。須先診虛里。是否有動。虛里者在左乳下三寸之上。是必有動。甚者上應衣服。內經云虛里無動。脈者必死明矣。粗工不知者甚多。故誤以虛里之動爲邪氣之動者甚夥。可笑甚矣。夫邪氣之動。是應手內張根而動。

虛里之動脈。是只在皮肉間而動搖。其應甚輕。有因此脈之動甚而認爲胸間之客氣。亦大誤也。若夫胸間之客氣。是動在右乳之上下。而虛里之動是在左。男女皆然。又曰。宜試虛里動之高下。有因風寒之邪。或痘瘡。或食滯。因而虛里甚動。而卒然昏倒。此症多於小兒。成人甚少。又有小兒因久泄瀉後卒倒而死者。凡此概係泄瀉已久。胸膈間有熱。因而虛里動氣感。元氣虛脫故耳。(南漁)

△(引松井本)夫人之身以胃氣爲本。故虛里之動。可以辨病機之輕重。按之應手。動而不緊。緩而不迫者。宗氣積於膈中。也是爲常。其動洪大。彈手。宗氣外泄。上貫膈中。氣勢及缺盆者。宗氣外泄也。諸病有此候者。爲死證。若虛里數而時絕者。病在胃中之候。若動結澁者。內有癥瘕之候。凡此動大者。與絕而不應者。俱胃氣絕也。爲凶候。(陽山)

○虛里者。胃之大絡。而元氣之表旌。死生之分間也。若其絕而不至者。動而甚者。皆死矣。然間有反於此者。能錯綜九候形式。而可以與之言明。否則受疎率之悔云。動甚而肩息短氣者。難治。動已絕。九候俱敗者。死不治。動甚而却壽者。係質瘦氣寒。有胃火之人。動雖感而不死者。驚傷忿怒過酒慾之人。動欲絕而不死者。痰飲食積疝氣之人。卒病九候雖絕。而與臍間未絕者。亦不死。(無名氏)

【動氣三候】淺按便得。深按却不得者。氣虛之候。輕按洪大。重按虛細者。血虛之候。有形而動者。積聚之候。沉遲之中或帶一止者寒積也

浮數之中或帶一止者熱積也 (同上)

○平人以膈中靜爲佳。虛里之動。足寸口人迎跌陽一切脈之宗氣也。以視之不見。按之漸動者爲佳。其動在乳下一二

三之間。以似應非應爲吉。胸間之陽氣衰。則動踰乳上。至中府雲門之位。甚至臆中。或波及右側。夫胸中多氣者死。卽此之謂也。虛勞勞瘵。逐日動高者死。有初發動氣。後成病者。不久則死。扁鵲治血脈云者。卽平虛里之動。而決之之謂也。胸中之氣。一切候之虛里。(台州)

△(引松井本)虛里與寸口相應。虛里高者寸口亦高。寸口結者虛里亦結(同上)

○虛里動甚。高而應手者惡證也。尤以孕婦最忌。以產後多發急證。若黃胖病虛里動高。未必爲惡候。須勘辨之。不特虛里之動。而腹部之動悸亦須注意。動悸有變。則無論何病。皆不可輕忽。以多急變故也。在小兒多發驚病。又有宿疴痼疾之人。動悸亦常有變。須參考四診。(南陽)

△(引松井本)乳下其動應衣。其因蓋有二焉。其一因宗氣不固。而大泄於外。此中虛之候也。屬凶徵。可先語之。又陰虛陽感失所。交飛場鼓舞。而動手上。宗氣泄於外者。此陰虛之人。亦爲可危。發明云。失血者痰火者。飲酒過多者。或失志動心火者。或強力而動支體者。或卒驚惕者。或奔怒者。黃胖者。此人雖其動甚。此非宗氣而所致也。宜仔細致察。(春長)

動氣通說

△(引松井本)秘傳云。診腹須先分別邪氣及元氣之動。按之浮而強者。邪氣也。沉而強。勇而圖者。元氣也。(祕事)

○古傳曰。候腹時應手而動者。爲邪氣之動可知。凡鳩尾下。或右脅下。或左脅下等處。按之應手而動。其動或今日有應

而明天遽靜。或動移他處。或遽動遽止者。此爲已離邪氣。治法須補元氣爲主。若按之上下無性體脆柔而動氣止者。雖爲邪氣已離。却爲元氣將脫之證。是必不可治。要之凡按病者之腹部。須候上下左右是否有邪氣。若有邪氣之應。手當認定是在何處。且按腹之要點。尙須認定邪氣是否已有代替。或是否有退却。或動氣彌強。若此種種須了徹於心。若夫動氣之靜止。則是邪氣已離。左動易於右。右動移於左。亦邪氣之已離。當邪氣之離。須定生死吉凶。(南溟)

○(森立夫引中虛)病人之動氣有一時沉伏者。勿概期之爲死。因有邪氣消除。或元氣恢復時。而動氣自生。(立夫曰。此云動氣。是衆傳所謂腎間之動氣。非南溟所謂邪氣之動。本自有別。)

○凡腹部之動。無病之人。須似有似無。擊然強動而易知者爲凶。夫動氣亦如平人之脈候。一息以四動四動半乃至五動爲吉。一息二動或二動半而至遲者爲元陽之虛。須附子肉桂。不然則爲腫患。(中虛)

○(森立夫引中虛)呼吸一息四動四動半乃至五動。爲陰陽平和無病之平人。雖病無害。有外形似無病。而動氣太過或不及。則病者必危。無恙者必病。又云。雖四動與五動爲無病。亦有皮膚之厚薄。動氣之沉浮滑澹有力無力寒熱虛實之分。

○(森立夫引中虛)動氣一息二動至三動半。爲元陽之虛。或腫症。可虔記之。

○(森立夫引中虛)虛人無動氣者。命不久。雖細數爲危。有力者可治。須注意其腎間之動氣。則死裏可求生。是生前斷死之妙法。其中自有治法。須同診脈之理鑽研之。

○（森立夫引中虛）動氣息五六度爲風邪。七度則病危。八度爲難治。

○（森立夫引中虛）春夏陽氣浮。動氣數。腹亦如饑狀。秋冬陽氣沉。動氣沉伏。腹似滿象。此造化之常。反之者爲逆。

○以動氣病氣爲準則。無論何種病。亦以動氣爲第一。以動氣之太過不及與平和而論病之難易。

○診幾萬人腹。是右無動。千萬人之中。有稟賦動氣在右而不苦。是與反關脈同理。其中有動氣而無害者。譬諸食傷痰證。喘息傷寒之表證。此動氣之在右者也。是爲變見。是爲傷裏證之所無。右之四證。雖動氣在右。有翌日診之則忽移於左。倘或今日或明天診之均仍在於右者。惡候可知矣。且夫動氣於極虛極實之人皆難診。若仔細診視。虛人者以元氣虛脫。動氣之出現也無力。雖動亦難診。極實之人皮膚堅厚。動氣沉墜亦難診。凡此二者。均須再由脈狀形色參察之以定吉凶。（中虛）

○有動氣沉伏不得見者。婦人痞氣疝氣多有此狀。是邪氣所爲之沉伏。（中虛）

○有動氣在上腕。左肋邊胃經通者。是腎火之散亂。爲陽虛。多憂多怒多慮而苦勞者。多有此狀。（中虛）

○婦人傭雇。情慾不遂者。動氣多不數。却反沉遲。（中虛）

○動氣在左爲無妨。若由臍下而右升者爲難治。右有動氣強盛者在左亦彌感。臍中動甚者爲火動之症。（壽安）○鑿庭演之曰以左爲

陽右爲陰之故陽分在左爲易治陰分之右爲難治與痞積古凶部位其理相同

△（引松井本）診右乳下。右者屬陰。雖其動微。陰虛火動。肌肉羸瘦者。或產後血暈者。或患黃胖者。往往有動應手者。

(長春)

○動氣在腹爲積。除虛里之動以外。皆爲病。病甚而他症不多者。細詢則得。(烏巢)

○動氣移於右而強者。心下鳩尾亦強。爲真陰絕。陽火衝逆故也。必死。(玄悅)

○有動氣不應腹者。雖似無陽。以太過之腹。因中實外隱動氣故也。又有無淫之人。或頓死者。多有此狀。(白竹)

○有動氣不足者。惡候也。與氣口俱微細者爲最惡。(白竹)

○有氣升於鳩尾而動者。與氣口懸絕之脈同。是氣絕火將滅之意也。必死。有靜隱臍中而動者。按鳩尾與神闕便知。手

法在口訣。(白竹)(待續)

中醫病名之研究(續)

本刊

曰藏府之瘡。一曰心瘡。素問刺瘡篇云。『心瘡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金匱要略云。『十月勿食被霜生菜。令人面無光。目澀心痛腰疼。或發心瘡。瘡發時。手足十指爪皆青。困瘵。』巢氏病源云。『心病爲瘡者。令人心煩甚。欲飲清水。多寒少熱。若人本來心性和雅。而忽卒急。反於常倫。或言未訖。便以手剔腳爪。此人必死。禍雖未及。呼曰行尸。此心病聲之候也。』二曰肝瘡。刺瘡篇云。肝瘡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巢源云。肝病爲瘡者。令人色蒼蒼然。氣息喘悶。戰悼。狀如死者。若人本來少於悲恚。忽爾嗔怒。出言反常。乍寬乍急。言未竟。以手向服。如有所思。若不卽病。禍必至矣。此

肝病聲之證也。三曰脾瘧。刺瘧篇云。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巢源云。脾病爲瘧。(中略。同刺瘧篇。若其人本來少於喜怒。而忽反常。瞋喜無度。正言自笑。不答於人者。此是脾病聲之候。不盈月。禍必至也。四曰肺瘧。刺瘧篇云。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間善驚。如有見者。巢源云。肺病爲瘧者。(中略。同刺瘧篇。)若人本來語聲雄。恍惚爾不亮。拖氣用力。方得出言。而反於常人。呼共語。直祖不應。雖曰未病。勢當不久。此卽肺病聲之候也。五曰腎瘧。刺瘧篇云。腎瘧者。令人灑灑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巢源云。腎病爲瘧者。令人悽悽然。腰脊痛。而宛轉。大便澀。自掉不定。手足而寒。若人本來不喜不怒。忽然耆而好瞋怒。反於常性。此腎已傷。雖未發覺。是其候也。見人未言。而前開口笑。還閉口不聲。舉手捫腹。此是腎病聲之證也。六曰胃瘧。刺瘧篇云。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張景岳云。府有六。而此獨言胃者。以胃爲六府之長也。又云。胃瘧旣云飲食。則先因於瘧。而後滯於食者。有之。未有不因外邪。而果有食瘧者也。喻嘉言云。巢氏病源妄分五藏。後人謂其發明內經。深信不疑。而不知瘧邪不從藏發。內經所無之理。巢氏臆言之耳。

曰六經之瘧。素問刺瘧篇云。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脊起。先寒後熱。熇熇喝喝然。足少陽之瘧。令入身體解。佻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甚。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喜嘔。嘔已乃衰。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瘧狀。非瘧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劉河間

云。有中三陽者。有中三陰者。在太陽經者。謂之風熱瘧。治多汗之。此三陽經受病。皆謂之暴瘧。發在夏至後。處暑前。此乃傷之淺者。近而暴也。在陰經則不分三經。總謂之溼瘧。當從太陰經則不分。其病發在處暑後。冬至前。此乃傷之重也。李挺醫學入門云。寒瘧腰背頭項俱痛。屬太陽。熱瘧日痛鼻燥鼓頰。屬陽明。風瘧口苦嘔吐惡心脅痛。屬少陽。已上三陽氣分受病。發在處暑之前。謂之暴瘧。乃傷之淺者。少陰瘧發於子午卯酉四正之日。舌乾口燥。嘔吐欲閉戶牖。厥陰瘧發於寅申巳亥四隅日。小腹痛引陰如淋。太陰瘧腹滿自利。善嘔。嘔已乃衰。已上三陰血分受病。發在處暑後者。俱謂之溫瘧。乃隔冬感溫氣。藏於腎與骨髓。至夏秋重感新邪。觸發自藏而達之府。乃傷之重者。張景岳云。五藏之瘧。在內經刺瘧篇所言。六經五藏之證。不過為邪在何經之辨。原非謂七情所傷。便能成瘧。嘉言云。丹溪所論十二經絡。皆能為病。固亦刺瘧篇之旨。曷不遵金匱推足少陽一經為主。坐令多歧亡羊乎。（戴元禮王綸及李挺醫學入門。分瘧為陰瘧陽瘧。入門云。陽為外感邪氣實。為風暑有汗。陰為內傷正氣虛。為寒溼無汗。陽為氣虛。陰為血虛。陽為升發。在春夏。陰為降發。在秋冬。陽為腑邪淺。與榮衛並引。一日一發。陰為藏邪深。橫連募原。不能與正氣併行。故間日畜積乃發。或三四日一發。久則必有瘧母。陽為日發。邪淺。榮衛晝行背與脊故也。陰為夜發。邪深。榮衛夜引胸與腹故也。凡陽瘧易治。陰瘧難愈。）

曰六氣之瘧。一曰風瘧。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穴俞以閉。發為風瘧。元簡云。『此即瘧耳。必非有一種風瘧者。金匱真言云。秋善病風瘧。又云。夏暑汗不止者。秋成風瘧。刺瘧云。風瘧發汗出惡風。痲瘧云。夫痲瘧皆生於風。故發熱而後寒慄。』可見風瘧即瘧也。（入門以風瘧屬少陽。見前。）二曰寒瘧。素問瘧論云。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

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張志聰云。先受陰邪。後受陽邪。故先寒後熱。人之患瘧者。多屬此證。元簡云。『按上文云。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此乃瘧之正證也。李中梓云。溫瘧瘧瘧。皆非真瘧也。知是寒瘧特真瘧耳。』三日暑瘧。戴元禮云。『其人面垢口渴。雖熱已退。後無事之時。亦常有汗。』或謂暑瘧即瘧瘧。四曰溼瘧。三因方云。有溼瘧者。寒熱身重。骨節煩疼。脹滿自汗。善嘔。因汗出復浴。溼舍皮膚。及冒雨溼也。張景岳云。所云溼瘧者。因汗出復浴。溼舍皮膚。固一說也。然浴以熱湯。避彼風處。則斷不致瘧。惟冷水相加。瘧斯成矣。若然則仍是寒氣。即內經所云。夏遇淒滄水寒之證也。至燥火二氣之瘧。諸書雖不載。而舊籍謂治瘧固有清潤之法。醫學入門有熱瘧。屬之陽明經。見前六經瘧條。實亦暑瘧之類也。

曰十二時瘧。見千金翼方。其說無謂。不錄。

曰勞瘧。謂小勞便發也。金匱要略云。柴胡去半夏加枳實湯。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巢氏病源云。凡瘧積久不差者。則表裏俱虛。客邪未散。真氣不復。故疾雖暫間。而小勞便發。戴元禮云。久瘧經年累月。名曰瘧母。又名勞瘧。其義小異。

曰瘧瘧。一者謂瘧之由瘧氣而生者也。大梁李待詔瘧瘧論曰。嶺南既號炎方。而又瀕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溼之氣常盛。二氣相搏。此寒熱之所由作也。小品方云。南方山嶺溪源瘧氣毒。作寒熱。發作無時。痿黃腫滿。四肢痺弱。皆山毒所爲也。巢氏病源山瘧瘧候云。『此病生於嶺南。帶山瘧之氣。其狀發寒熱。休作有時。皆由感溪源嶺嶂溼毒氣故也。其病重於傷暑之瘧。』二者謂瘧即是瘧。同病而異名也。外台引備急云。夫瘧病與瘧。分作

兩名其實一致。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嶺南率稱爲瘡。江北總稱爲瘡。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別有異病。按西醫近入滇黔調查。謂瘡氣爲一種惡性瘡疾。

曰瘡母。卽脾藏腫大也。金匱要略云。病瘡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餘。如其不差。當之何。師曰。此結爲癥瘕。名曰瘡母。急治之。宜蠶甲煎丸。瘡母卽難經之肥氣。五十六難曰。『脾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脅下。加覆杯。有頭足。久不愈。令人發欬逆瘡。連歲不已。』靈樞邪氣藏府篇亦云。『肝脈微急爲肥氣。在脅下。若覆杯。』又巢源患瘡後脅內結硬候云。瘡是受傷於暑。熱客於皮膚。至秋後爲風邪所折。渴而引飲。飲停感癖。結於脅下。故瘡後脅內結硬。是亦瘡母也。

明盧之頤痲瘡論疏。清韓善徵瘡疾論。林德臣秋瘡指南。皆專論瘡疾之作。之頤謂瘡屬陽。痲屬陰。日作者屬陽。間日間數日作者屬陰。而曰溼曰寒曰痺曰牝。皆以痲瘡該之。善徵析瘡爲正瘡時瘡。析其原因爲伏氣外感內傷。又析其原因爲寒風溫暑溼瘴疫食痰鬼虛勞十二種。立論甚清晰。惜方藥輕靈太過耳。德成推內經夏傷於暑。秋生痲瘡之旨。故總之曰秋瘡。通觀中醫之論瘡。名目過於繁多。實際往往雷同。其論病理。亦多未得真相。是宜深加甄別者也。(未完)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曾文正日記

治驗

醫案（續）

陸淵雷

許先生 感冒之後。鼻塞不除。出涕黃濁而腥。脈弦大。外感未清。舌色溼熱。

葛根三錢 赤芍二錢 前胡錢半 赤苓五錢

麻黃五分 苡仁五錢 辛夷二錢 生草一錢

桂枝一錢後下 桔梗錢半 淡苧二錢

藥後大效。黃濁涕逐漸減除。此病蓋舊說所謂鼻淵。或謂之腦漏。原南陽叢桂亭醫事小言云。『腦漏者。非鼻病也。是膿作於頭腦中。由鼻漏下。其人當頭痛隱隱。淚膿交出。若鼻淵亦與是病同因。證同而輕重異。病由風寒者爲多。方用葛根湯加辛夷有效。』 誦穆謹識

李先生 病唾痰如膿。月必數發。發必於上午。時帶血。略有腥臭。曾先後照愛克斯光三次。未見結核空洞。但左肺葉略

有炎症

苦桔梗三錢 冬瓜子三錢 黑山梔三錢 活蘆根二兩

川貝母三錢去心 赤白芍各二錢 敗醬三錢 生炙草各七分

苡仁五錢 丹皮二錢 製附片錢半

復診 唾痰膿血略減。減不足言。脈搏似心藏弱。然無惡寒嗜睡諸證。舌苔如常。仍以排膿為主。

苦桔梗三錢 敗醬三錢 當歸錢半 活蘆根二兩

苡仁五錢 丹皮二錢 炒白芨二錢 生草錢半

各瓜子三錢 赤白芍各二錢 黑附片二錢

林寶寶 疹出三天。尙未退淨。神疲脈數而弱。但欲寐。下利。舌色甚白。此殆多服大寒藥所致。有危險。

葛根二錢 杏仁三錢 雲苓四錢 生炙草各五分

麻黃七分 象貝三錢 黑附塊三錢

生石膏六錢打先煎 淡苈錢半 乾薑一錢

復診 神氣較清醒。撫之知哭吵。效較暢。利較差。可望有生路。今鼻扇。多水泡聲。

麻黃連根節用六分 象貝三錢 炒白朮二錢 炙草一錢

生石膏六錢打 北沙參三錢 炒扁衣三錢

桔梗錢半 海浮石三錢 黑附塊二錢

許寶寶 腹脹多青筋。觸之痛。此是慢性腹膜炎。面目亦浮腫。微下利。惡寒冷汗出。脈弱。甚危險。難治。

生炒白朮各二錢 川胡連各三分 蕪荑一錢 黑附塊二錢

雲苓四錢 青皮二錢 使君肉二錢 乾蟾皮錢半

太子參二錢 縮砂仁一錢後下 神曲三錢 炙草一錢

歐寶寶 忽然發熱。腹中痛而吐利。脈數。舌胎膩。傷食所致。

川連五分 查炭三錢 陳皮二錢 炙草七分

連翹二錢 生內金二錢 神曲三錢

薑夏四錢 炒麥芽三錢 生薑三片

復診 如廁頻數。而下凍。少腹痛。身熱。舌乾白。脈數。

乾薑八分 桔梗錢半 白頭翁三錢酒洗 炙草八分

木香八分後下 赤芍三錢 油當歸三錢

枳實二錢 淡芩三錢 煨葛根二錢

中醫新生命 第二十一號 治驗

四二

三診 利次數減。頗思食。皆好。舌苔猶太膩。仍須稍稍通之。

木香七分 桔 梗錢半 白頭翁三錢酒洗 煨葛根二錢

小朴一錢 赤白芍各錢半 油當歸三錢

枳實二錢 淡 芩二錢 穀麥芽三錢

甯先生 病將半年。自覺證最苦胸悶失眠。次則不思食而力少。西醫診斷心臟肥大。而心動如常。血壓至二百度以下。今稍稍進食。稍稍能寐。而胸悶不除。脈頗濡。舌尚平。

雲苓五錢 小朴一錢 煨牡蠣七錢先煎

桂心六分九吞 柴胡錢半 真鹹砂三錢先煎

冬朮二錢 懷膝一兩 炙 草一錢

葉先生 病後不健復。常手足汗而心悸。振振欲擗地。口渴不欲飲。大便不調。寐不安。多夢。脈左細右浮。舌上薄白。神經與心臟俱弱。胃腸又不和。

雲 苓五錢 黑附塊三錢先煎 薑 夏四錢 炙草一錢

生白朮三錢 川 連五分 乾 薑一錢 紅棗四枚去核

白 芍三錢 淡 芩二錢 太子參三錢 (未完)

墨潘五則

陸淵雷

章太炎先生於蘇州逝世。海內學者莫不哀悼。先生爲國學大師。醫特其餘事。顧余之識先生。乃以醫學不以國學。眞「不賢者識其小者」矣。方余治國學時。從上海姚孟醺先生遊。先生之尊翁景憲公（子梁）出俞曲園先生門下。太炎先生少時。亦從曲園先生。論行輩。當稱太炎先生爲太老伯。顧太炎先生爲純粹漢學家。姚先生則漢宋兼取。太炎先生以革命聞於天下。景憲公又爲遜清遺老。門戶不同。余小子是以未敢以國學請謁也。其後雖屢晉謁。亦談醫學不談國學。記某日與章次公同侍太炎先生。先生談次。欲引經義以申某問題。乃問在座諸人。有從事漢學者否。又顧余曰。子似嘗從事漢學者。次公代答曰。淵雷於經學小學俱甚有研究。……於此可知先生向日亦但以醫人視之也。余之初見先生。乃與惲先生（鐵樵）同晉謁。其時先生招惲先生診病。惲先生以耳聾故。病家告語。必由學徒筆譯。謂太炎先生國學大師。恐譯者不能達意。特挈余偕。其後與衡之次公辦上海國醫學院。請先生爲院長。相見始數。先生高年碩學。後進晉謁者皆執弟子禮。先生向人齒及余與衡之次公等。亦視爲門人。其實未嘗正式執摯也。今於哀悼先生之餘。特記其遇合如此。

中國學問。皆是無定法中有定法。若欲將定法逐步說明。使人人可曉。竟不可能。但學問做到相當程度時。即彼此意會。莫逆於心。而終無法說明其所以然。此種情形。文學可爲例證。其他亦復如是。鐵樵先生印行其所著醫書。於開首第一

行題「藥盒醫學叢書第幾種。」次行方題本書書名。此實不合格式。書名當題於第一行。其藥盒云云宜在第一行之行末。或用雙行細字。當時嘗以告先生。而先生不聽。其後偶向太炎先生道及。先生笑曰。醫書也就不講究這些了。……

：惲先生並不是淺陋人。但未嘗留意目錄版本之學。其失遂如此。今人多喜印行著作。然不學之人。無論鈔襲成書時。時露其破綻。即使不算自己著作。但翻印成書。亦復掩不住其不學。世界書局所印皇漢醫學叢書。便是例證。日本醫學。昔在西醫未傳入時。已分兩派。曰官醫。丹波氏爲之領袖。曰民間醫。吉益氏爲之領袖。二人雖生同時。——吉益東洞似行輩略高——然彼此不相切磋。不相通問。亦不攻擊。至於「皇漢醫學。」乃參入西醫以後。洋漢混合諸派中之一派。亦有洋漢混合而不稱皇漢者。今雜取吉益丹波以至近代諸書。而統稱皇漢。又其取舍。似絕無標準。似儘其向日所買得者付印。此從學問的眼光看來。實非常可笑。設一譬喻。譬如有人取神農黃帝孔子曹操秦瓊。以及小說無稽之哪吒龍鬚虎張九官孫行者。乃至現存之張學良胡蝶梅蘭芳等。做成一部書。題爲中國民族英雄。又以號於人曰。「吾書中有正史。有小說。有市井傳聞。又有現存人。可謂無所不有。最爲完備。」如此。任何人將覺其不倫不類。彼皇漢醫學叢書。何以異是。且其中較有價值之本。皆早已別有單行翻印。所餘皆無足輕重者。昔人謙稱刻書曰災梨棗。若此書者。真是災梨棗耳。凡刻書款式。叢書體例。皆於無定法中有定法。特學問以外人。無由領會耳。

與皇漢叢書同出者。又有珍本醫書集成。卻是稀見難得之本。此書編者裘君吉生。其生平吾不能深知。但知確是老練中醫。又知藏書甚多。則所見既廣。雖不究目錄版本諸學。自然不致鬧笑話。二書常同登一廣告。而皇漢有時且列珍本

之前。假令吾爲裘君。即不肯處之夷然。又有一次廣告中。列題序諸人姓名。有鄙人在內。鄙人嘗爲珍本作。序至於皇漢。實莫贊一辭。特於此自白。以上二則。恐妨該書銷路。本不刊載。今計本刊出版時。已過該書附印期。又常有來函詢問二書內容者。不勝答復之煩。乃載之於篇。

近見曹炳章歷代傷寒書目考。拙著傷寒今釋。居然亦蒙列入。惟今釋八卷。而標爲八冊。今釋原文是陸某撰述。而標爲民國陸淵雷輯。此猶細故。可弗論。第又蒙加以考語云。「廢棄六經氣化。倒亂經旨。離實驗愈遠。」則拘執如鄙人者。直不知其用意何在矣。試問六經氣化。是否便是經旨。即使是矣。則廢棄六經氣化。直謂之廢棄經旨可也。何以又是倒亂。即使真倒亂經旨矣。經旨不過紙上文字。但可閱讀講說。本是空言。無關實驗。何以又是離實驗愈遠。且傷寒論條文中。有太陽少陽諸名目。有經字。卻無有六經字。更絕對無有氣化字。後世固有以六經氣化講傷寒論者。夫以仲景所絕不道及之名詞意義。強謂仲景之意在是。安知其非武斷。假令仲景真有六經氣化之意存乎論中。然六經氣化乃空言謬想。絲毫不堪實驗者。駁之者不僅鄙人。鄙人亦嘗暢駁之。即本刊所載「從根本上推翻氣化」是。雖曹炳章亦未能駁吾所駁。使六經氣化可以實驗而確然成立也。拙著用實驗的科學。解釋病證藥方。而注重憑證用藥之法。猶恐無徵不信。則取前人憑證用藥之醫案以實之。醫書本是紙上空文。至仲景書。近世醫家且敬而畏之。不敢用其方藥。曹君治病。恐亦不常用仲景方者。拙著則示人以實用仲景方之方法。試問較之空談氣化者。孰爲實驗。以實驗經方如拙著者。反謂之離實驗愈遠。則不知曹君所謂實驗者。果何所指也。且所謂經旨。豈非傷寒論之旨而仲景之旨乎。仲景死矣。其真

旨莫得而聞。拙著從傷寒論之文字中尋其意義。務使文從字順。而又合乎病證實驗。以視彼空談氣化。自詡於文字以外得經旨者。其真妄又何若。即退一步言。不問文字。各執一旨以說經。各以爲吾得之而人失之。其謂人也。謂失卻經旨可也。謂滅沒經旨可也。當無有謂倒亂者。使誠不過倒亂。豈不猶愈於失卻滅沒者哉。夫經旨誠不可知。若夫經文。拙著固悉心校勘。務存古本之真。隻字不敢倒亂也。方有執之條辨。謂仲景書爲王叔和所亂。於是移易章句。以就己意。以爲仲景原書當如是。繼之者紛紛。各自移易。各自以爲得仲景之真。而仲景書愈益倒亂而不可理。曹君於方氏條辨及諸移易章句之書。未嘗以爲倒亂。獨於拙著斤斤存古本原次者。轉以爲倒亂。豈倒亂二字。於曹君之字典中。有特殊意義耶。鄙人雖強項。於學問最能服善。凡有駁難拙著者。必虛心探索。苟能是正吾失。即不憚直承吾過。獨於曹君之考語。寥寥十數言。竟百思不得其解。令吾雖欲改過。其道末由。奈何奈何。近見廣告。將有中國醫學大成出世。四明曹炳章編印者。其選擇。當然尊崇六經氣化。當然循順經旨。而密接實驗者。書中多有曹君之眉評按語。特恐與前述之考語一樣高深。使淺薄之讀者無由鑽仰耳。

鷓鴣菜治虻。見本草綱目拾遺。東邦漢醫最所賞用。吾華閩粵沿海頗產此物。而蘇滬藥鋪中不可得。蘇滬醫治虻亦但用雷丸使君烏梅諸品而已。近有宏興藥房專售此藥。已製爲粉末。不知是否單味。抑有佐藥。前年該店上海分店開帳。鄙人偕內子琰偶過之。因有摸彩法。顧客頗多。內子見獵心喜。亦買得若干包。見其廣告上治小兒百病。反不敢試用。放置已久。前數月。一歲半之小女佩。強健而頑皮。然夜中睡眠。時或哭吵。察無他病。惟唇色紅。將無虻耶。既不肯服藥。姑取

所買鷓鴣菜試之。和於乳粉中與吮食。明日下蛻五條。絕長大。又服又下。凡三服。共下大蛻九條。夜眠乃靜。再服不復下蛻矣。記此。證明此藥治蛻之效。若謂治小兒百病。仍不敢信。以藥無有統治百病者故也。



楊蔭川問

大便綠色。因何故而成。痘出傳風何解。

淵雷先生答

大便綠有二因。一胆汁太濃。二腸內容物因不消化而腐敗。痘出傳風。謂痘後熱不解。起神經等證狀。

李維邦問

舊籍中所稱之「歷節痛」「痛風病」「風溼痛」「風痰痛」「行痺着痺痛痺」「老人風溼骨痛」等等。這幾種病。都是骨節疼痛的。是否均為西醫之「僕麻質斯」。僕麻質斯之病。發熱是否必見證狀。

淵雷先生答

除風痰別是一病不痛外。餘包括癱麻質斯及神經痛。癱麻質斯之急性者乃發熱。
周宗祺問

劇勞惱怒悲傷。能使胃之蠕動停止者。於生理上究係何因。生理補編四十一頁二板六行
誦穆答

詳金匱今釋一卷肝病傳脾一節。

壯公問

腸內含有異物及赫尼亞等。金匱今釋三卷五十二頁十二行赫尼亞何義。
誦穆答

赫尼亞即Hernia之音譯。腹內臟器。皆能脫位。(以腸為最多)稱曰赫尼亞。

課卷

腺體之研究 (續)

孔伯毅

(乙) 畢九——此腺除外分泌外。且管內分泌。使身體得遂其男子第二性徵之發育。換言之。即一切異於女性之聲。

音態度也。男子在兒童時代，身體之構造，除生殖器以外，實與女性無甚差別。然至十六歲左右，則男性特有之發育，進行極速。此一時期，謂之春機發動期。或發情期。而此發情期之早晚，則與氣候風俗習慣食物，頗有連帶之關係。既達發情期，即呈種種特有之徵候。生殖器方面，自睪丸以至陰莖，均迅速發育。而毛髮之發生，亦頗感鼻腔口圍頤部，均生鬚鬚，腋窩陰部更生叢毛。喉部前後增大，聲帶亦復加長。音調遂因而變化。骨格亦一變而為雄健，有與外敵爭鬥之能力。精神方面，頓生戀慕異性之心。若於幼年時代，將其睪丸摘出，則身體精神發育上均生障礙。即達發情期，亦不生男性特有之變化。且呈肌肉弛緩，體力薄弱，脂肪甚多，毛髮鬚鬚均退化。喉之發育停止，聲帶亦不延長。發音如小兒女子，無性慾之思念，更乏奮鬥之精神。我國古代之宦官，南歐地方之歌者，一以防其淫亂，一以保其妙音，皆為摘去睪丸之實例。又如縱慾太甚，則病癆瘵。其證狀為昏瞶、懶惰、柴瘠、出白、骨蒸、潮熱。其病理為精枯髓竭，性腺敗壞，不復能製造內分泌。櫻此種病者，常躁急善怒，不能耐煩。觀此病之癥結，乃因縱慾多內，戕賊生機，致性腺敗壞。不復能營內分泌作用故也。由此可知性腺健全，則其人具有剛毅、沈勇、義俠、互助之精神。且有創造、犧牲、耐勞、奮鬥之特性。反是則其人暮氣沈沈，日趨於昏瞶衰頹之境矣。

(丙) 卵巢——卵巢除分泌卵子外，復能營內分泌之作用。黃體內之「奧妥可」即卵巢之內分泌也。此種內分泌影響於女子全身，甚為奇妙。種種吾人認為女子之美德者，如溫柔、和順、縝密、幽嫺、貞靜、靈淑等氣質，皆因有卵巢之內分泌之故。又女子特有之發育，如骨盤之廣大，皮下脂肪之豐富，肌膚之細膩，乳房之突出，子宮之變化，月經之排泄。

以及溫婉窈窕之身材。如花吐蕊之顏色。等等特殊之狀態。無不由卵巢之內分泌所支配。可知女子之第二性徵。即一切異於男子之聲音態度。皆係卵巢內分泌之功用焉。若將未成年幼女。摘去卵巢。則體內缺少卵巢內分泌。雖達破瓜妙齡。而肉體精神均不現女子特有之性質。質言之。即體格粗強。而無優婉之趣。生殖器發育不全。而缺少性慾。精神方面。亦無女性特有之溫情。又既達破瓜期之婦人。若將其卵巢摘出。則生殖器衰退。月經停止。脂肪增多。乳腺分泌機能亦減弱。精神作用亦大減衰。但此種婦人若以卵巢中之黃體製劑治之。則一切變態。仍能回復若干。此可表示因摘卵巢而患之病症。乃體中缺少一種卵巢所生之內分泌故也。又卵巢與甲狀腺通常有互相對之拮抗作用。換言之。即卵巢能使血壓低降。凝血延遲。減退養化作用。而甲狀腺則能使此等現象俱行增進也。

(十一) 胎盤

婦人妊娠時。乳房雖漸膨大。然未分娩之前。並不分泌乳汁。一經分娩。則乳汁之分泌。立即開始。此其故何也。曰乳房之所以脹大者。乃因胎盤之內分泌刺激使然也。其分娩後始有乳汁者。則因胎盤之內分泌入於母體之血液中時。對於乳汁之分泌。有抑制之作用也。分娩之後。胎盤亦隨之而下。母體內胎盤內分泌之來源已絕。乳腺之分泌遂不受抑制。而源源流出矣。

結論

外分泌與內分泌之種類及作用。上所述者特其犖犖大端者耳。然即此觀之。吾人對於生理上各腺體之外內分泌。其

設施及作用之適應與微妙。實堪驚歎。蓋人體無數之細胞互相集合而構成各種組織各種器官。而組織與器官。又各營特殊之作用。其間苟不互相聯絡。則無以調和。而對於全體之生存上。又豈能一致共營生活之現象。故欲求保持全體之聯絡與調和。勢非有特殊之設施不可。所謂特殊之設施。除神經系統外。當以腺體爲最重要。神經系統有中樞。有末梢。而聯絡於兩者之間者。則有神經纖維。密布全身。無部不達。各組織各器官莫不受其支配。如此相須爲用。而生活乃得調和。雖然。生活現象欲得調和。僅恃神經系統。尙未足完其作用。於是腺體尙矣。腺體之外內分泌。本爲一種化學的產物。依其化學的作用。而司全體生活之調和。神經系統之機能。雖甚敏捷。但又甚易疲勞。故對於刺激之須刹那感應者。非賴神經作用不可。若對於刺激之須繼續感應者。則非賴腺體分泌之化學作用不可。以腺體分泌之化學作用。能引起各組織與各器官之特殊興奮。而其作用又爲繼續的而不易疲勞故也。

此種腺體學說。西人發見。不過二十五六年。而其學說。乃呈日新月異之觀。回顧吾國。先哲所創獲之天癸學說。經二十餘年之悠久時間。始終一成不變。保守之而不窮究其理者。其得失利害及其進退。相去何可以數字計耶。故謂天癸學說爲東方學術之優點。固絕非誇大。若以此而自畫。則亦未見其可也。（完）敘次極有條理的。是佳作。 誦穆附識。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忘。爲喫緊語。——會文正



孫式厂君來書

淵雷夫子大人尊前。受教以來。蒙益非淺。讀夫子書。雖未面聆。實無異親炙。是以親尙未出師。猶能以經方治愈。市醫不治之病。亦可稍慰夫子教學之婆心也。本想早日拜入門牆。又爲財力所限。環境所阻。言之痛心。茲有疑問一則。苦思不得其解。此地同道。多係葉薛後裔。於仲聖之說。非但摒除不用。且摧殘交加。是此誠爲吾學前途之最大障礙。故生每遇不解之處。無地可予研究。鬱鬱心胸。不能一解爲快。今特冒瀆上呈。務懇夫子賜教爲禱。生於前月治一劉君痰飲。病發二月餘。服時方終不愈。病劇邀余診。詳審之。乃苓桂朮甘證也。故書此方。治上衝目眩心悸。更加麻石逐水排飲。寥寥六味。迥異平常。因素來相熟。對余頗具信仰心。全屬義務。囑速服。翌日往診。確見大效。唾沫驟減。氣急喉啞如失。行動自若。飲食一如平昔。一日之間。幾若兩人。醫者病者。兩相告慰。續服甘薑苓朮葶大棗等湯。前後未及六劑。多日宿疾。霍然而愈。此固夫子之功。非生之力也。詎料該君前日（二日）狼狽至生舍。乞余一診。望之頭額汗粒如珠。咳痰氣喘復發。以手觸其膚。亢熱不可近。脈浮形寒。詢之已抱病四日。（市醫治）服荆薄不能解。懇余書方。故處以桂枝湯解表。副以

半夏橘^皮枳壳藿香珠山梔等品。表裏兼治法。服後表熱已退。心悸氣急較止。惟宿疾飲證仍然。故立方專治其本。用甘薑苓朮。副以葶藶白芥瀉肺品。細辛開肺貝母清肺化痰等品。仿前方用法。處方後囑一煎三吃。翌日。因事羈身。未能往診。迨至今日午後。抽暇往診。詎服藥後病勢仍然。未見小效。該君有戚。謂生青年學子。有不可靠之說。誠然生今方二十。世間之年尊者。心目中有不視若孺子者乎。遂慫恿該君至某名醫處診治。及至生去時。已服某名醫藥矣。索方一閱。不越時下圈外。桑菊蛤壳清描淡寫。誠不負責任之方。脈案大書。謂溫邪牽引痰飲。表裏併病。熱度爲一〇〇・五等等。生再診之。表分爽利。服余乾薑等味。現喜飲熱飲。非開水不能如所欲。舌白脈沉虛汗仍然。生意既爲名醫所診。祇得揮袖引退。決不書方。事後思之。本病既喜熱飲。舌白脈沉。虛汗盈身。何以服生藥而不效。熱度已一〇〇・五。何以又喜飲開水。市醫用清涼藥。與余意大左。斯病之病理。究竟如何。服生藥何以不效。是否用之不當。抑見證不準。還是該病轉生其他病變。惓惓心胸。務懇夫子大人明以教我。不勝感戴。肅此。恭請撰安。晚生孫式厂再叩敬上。六月五日。

答孫式厂君

凡用古方加味或減味。偶不經意。往往變別一古方而不自知。閣下初用苓桂朮甘加麻黃石膏。乃是大青龍湯去杏仁加苓朮。雖非全方。而已具麻桂石膏主藥。即須照顧大青龍之禁忌。此方須熱高煩躁者始可服。否則致亡陽之變。今汗出熱高。一試以溫度計入肛門。恐不足卅七度半之常溫。其上面之熱。乃類格陽之虛熱。喜熱飲。非附子不可矣。凡較重之欬喘。本需要強心藥。附子乃中藥第一強心劑也。且用淡附片無益。必須不甚製淡之附塊方對。又細辛等開泄之

品。此時亦不可用。惟喘效甚時。麻石仍可與附子同用。注意不可合桂枝。制陸淵雷頓。

楊卓寅君來書

久稔大名。如雷灌耳。祇以道途遙隔。未能一度識荆。藉聆雅誨。至為歉仄。鄙人研究國醫。歷有年所。覺吾國之醫學。數千年來盡為玄學所蒙蔽。致無長足之進展。設不從速趨之於科學之途。終無發揚光大之一日。因聞先生為吾界巨擘。對於用科學解釋醫籍。早告厥成。聞

先生招收遙從弟子。手續如何。內容如何。統希賜示。專此敬頌大安。鄙人楊卓寅拜啓六月三日

養生瑣言

曾文正

養生之道。當於眠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即平日飯菜。但食之甘美。即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凝夢酣。即片刻亦足攝生矣。

夜洗澡。近製一大盆。盛水極多。洗澡後至為暢適。東坡詩所謂「淤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頗領略得一二。

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

本期流行病須知共四面。五五至五八。

並無上述的腸穿孔證候。可知是老憊不敵病毒而死。非死於誤下而腸穿孔也。至於用大柴胡湯治好的。多得不可勝計。難道我所治的皆不是真正腸室扶斯麼。仔細想來。西醫所遇的腸穿孔。畢竟因初病時妄用瀉藥所造成。傷寒論中再三誡早下。再三誡有表證者不可下。所以中醫治傷寒。斷無初起病即用瀉藥的。蘇派醫口中雖說「溫熱下不嫌早。一用藥也不敢用消黃。溫熱雖不見太陽表證。然多數是少陽證。少陽則亦在禁下之列。西醫不知此理。以為初起病時。決沒有出恭出壞了的。瀉他一瀉。省得留存糞。鑿破腸管。所以西醫所治的腸室扶斯。多數怕穿孔。而中醫所治的溼溫傷寒穿孔的很少了。還有一層。西醫書上說：「歐美人患此病者。多下利。故穿孔者多。中華人日本人患此者。多便秘。故穿孔者少。」可是歐美人多食肉類。論理該易於便秘。華人多食蔬菜。該易於下利。鄙人向未斷肉。每餐能啖肥肉三大塊。而大便三四日一行。甚堅韌。近來斷絕魚肉。只吃菜蔬。大便每日一次。甚爽利。可知肉食者易便秘。蔬食者易下利了。然而西醫書上所說。適得其反。這為什麼。歐美人治病只有西醫。總歸一起病就吃瀉藥。華人於輕病初病。多數找中醫不找西醫的。找到西醫。一定是屢醫而不甚見效的病。西醫常在他們的報紙雜誌上叫冤苦。為的是醫治「屢醫而不見效」的病。總歸吃力不討好。結果吃人家說「西醫不中用。」然而在那種情形之下。華人患腸室扶斯的。不至於吃到西醫的瀉藥。因之腸穿孔的機會也可以減少。雖到二三週之候。有下證的儘可以下他一回了。根據上述的推想。我們治溼溫遇到可下之證。應該先問明病家。初起病時會請西醫否。吃過瀉藥否。若是西醫給瀉藥吃過。而且現下的下證又很急的。那就應該謹謝不敏。切勿貪圖診金。冒險嘗試。因為病證不下是不會好。下了又要腸穿孔。簡直是上海

人說的「死路一條」故也。還有必須注意者。大承氣大柴胡桃仁承氣諸湯。皆是陽明實證。腸穿孔時。一定顯陰證虛證。陰陽虛實。做醫生的必須有本領鑑別。這裏不再詞費。記得西醫報紙載著一案。這西醫治一腸窒扶斯到第二星期末。正是戰戰兢兢惟恐腸穿孔之際。不幸病人已大便下血。這可知雖未穿孔。業已出血了。病家忽然改請一位書獃式的中醫。也讀過傷寒論。診察之後。滿不在乎。說「熱結膀胱。血自下。下者愈。」（傷寒論桃仁承氣條文）這病快要好了。於是結結實實一劑桃仁承氣湯。吃下去。瀉了一回。病人大痛大叫。立刻便死……這是醫者讀的死書。連陰陽虛實都不分明。所以鬧亂子。並非傷寒論之過。又恰好碰到初病吃過瀉藥。造成容易穿孔的病人。此醫也算不幸。那西醫却趁此輕輕嫁禍。自己非但把責任推乾淨。還落得箇先見之明。孤陋寡聞的舊中醫。其冤苦如此。

風溫 肺炎 支氣管炎

風溫是時下中醫通行之病名。肺炎與支氣管炎。是西醫之病名。時下中醫所謂風溫者。實包括西醫之肺炎與支氣管炎。然中醫遇肺炎支氣管炎時。並不皆稱為風溫。有時稱為「肺脹」。有時稱為「咳嗽上氣」。隨其證候而異其名。故稱謂「風溫即肺炎與支氣管炎」。則可。謂「肺炎與支氣管炎即風溫」。則不可。鄙人作此流行病須知。意欲讀報諸君。略知用藥法則。並非空談病理學說。用藥則從證候。中醫之病名。皆從「證候羣」而立。本篇為便利計。寧用中醫不合理之病名。故本篇所論者。為風溫之全部分。亦為肺炎支氣管炎之一部分。

時下中醫所謂風溫者。其為病熱度甚高。進行甚速。兼有喘欬。極易神昏癡。時醫謂之煙厥。惟其熱度高。故謂之

溫。惟其進行速而易於神昏癡瘖。故謂之風。傳云。「風善行而數變。」卽風字之定義矣。惟有一事須認清者。此是清朝以後溫熱派醫家之言。其說蓋始於葉天士陳平伯輩。古書如傷寒論脈經等。亦有風溫之名。然其敘證簡略。又不出治方。究竟與近代所謂風溫。是一是二。蓋不可知。近世溫熱書。往往引傷寒論脈經之文。以自矜淵博。自矜學有根抵。乃不自知其辨析不清。近於武斷也。

顧景文溫熱論治一書。云是乃師葉天士口授。而顧筆錄者。其書開首大書云。「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溫熱派醫生。至今奉爲一切溫熱病之提綱。疏溫熱方案者。輒云「溫邪留戀肺胃。乃不知此三句者。僅可作風溫之提綱。不可作一切溫熱病之提綱。何以知之。陳平伯溫熱病指南集中風溫證條例十一條。言咳嗽者八條。首條且云。「必身熱咳嗽煩渴。」可知咳嗽爲風溫必具之證。亦惟咳嗽者。乃爲風溫。他種溫熱病。如濕溫爲腸窒扶斯。溫瘧爲麻拉利亞之一種。皆無咳嗽證。旣無咳嗽。卽不得云「犯肺。」可知溫邪上受「犯肺」云者。不過風溫之提綱。而非一切溫病之提綱也。葉氏蓋見肺炎支氣管炎等病。病情多屬溫熱而非寒。故曰溫邪。病之重心常在胸部。故曰上受。病必見咳嗽。故曰首先犯肺。又極易神昏癡瘖。故曰逆傳心包。中醫認人之神識出於心。又以爲心之尊如君主。君主不任受邪。受邪者爲心之包絡。故不曰心而曰心包。肺屬金。心包屬火。金被剋於火而不能剋火。今肺病而傳於心包。故曰逆傳。葉之意蓋如是。其實肺炎與支氣管炎。各有其原因。而非所謂溫邪。溫邪乃含糊臆測之詞。其定義實不可究詰。肺炎之神昏癡瘖。由於腦神經受肺炎球菌之毒系刺激。及高熱熏灼。亦非逆傳心包也。

此病初起。其證候顯然在上部。在胸脅。葉氏所謂溫邪上受也。病重則亦有累及胃腸。見實證。可稍稍攻下者。吳鞠通作溫病條辨。因謂溫病須分上中下三焦施治。病在上焦。不可遽用中焦藥。在中焦。不可遽用下焦藥。其意蓋謂傷寒由表入裏。而傳於六經。溫病由上向下。而傳於三焦也。此因不知病理實際。而刻意使溫熱與傷寒對峙。遂將人體看得如三疊蒸籠相似。甚可笑也。後人或將斑疹傷寒——中醫之發斑——麻疹等病。一概混稱風溫。卽陳平伯之風溫證條例。亦將丹毒——中醫俗名大頭瘟——混入。其誤皆顯然可知。故本篇皆提出別論。讀者諸君多有曾讀近代溫熱書者。勿訝鄙人此篇之遺漏。須知斑疹癩疹丹毒肺炎。其原因證候。在學理上迥然不同。近代溫熱派醫生。欲以春溫風溫暑溫溼溫秋溫冬溫等六七種名目。包辦一切急性熱病。其混淆不析。自在意中。鄙人既服從學理。不肯隨俗浮沉。人云亦云。卽不得不分別論之。今以風溫當西醫之肺炎支氣管炎。則因陳氏條例中所列證候藥法。顯然是此二病故也。

今將陳氏風溫證條例。類列觀之。曰風溫爲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曰必身熱咳嗽煩渴。曰身熱頭痛脈浮數。舌苔白。身熱咳嗽自汗。口渴煩悶脈數。曰身灼熱。曰口大渴。咳嗽煩悶。譫語如夢。語脈弦數。乾嘔。曰咳嗽唇腫。口渴悶。不知飢。身發白疹如寒粟狀。曰日赤唇腫。氣粗煩躁。舌絳齒板。痰欬甚。至神昏譫語。曰身熱口渴。目赤咽痛。臥起不安。手足厥冷。曰身熱痰咳。口渴神迷。手足癱瘓。狀如驚癇。脈弦數。凡此數條。以身熱咳嗽口渴。爲風溫之主證。可知必是急性呼吸器病。再細審各條。可知證候較重者。爲大葉肺炎——或稱格魯布性肺炎——及支氣管性肺炎。其較輕者。急性支氣管炎。苟檢西醫書。便知鄙人不誤。

本刊介紹

健康之道出版

杭州沈仲圭先生

本集分論文衛生證治方藥飲食五類。選輯精當切用之文字數十篇。如飲食類之「食肉須知。」說明豬肉在醫療上之價值。及如何煮法。如何食法。方合衛生。又如方藥之「養腦固精丸。」則爲由遺精而成神經衰弱之效方。立方之妥善周到。製法之別創一格。洵爲古今醫書所未逮。蓋本書立說。一本科學原理。行文又極清新流利。且特注意於常人忽略之問題。無論醫家病家。皆有一讀之必要。又本集對於肺腎胃病之治療衛生。頗多經驗之談。尤稱特點。定價實洋八角。杭州糧道山十號發行。

山東醫藥研究社

本雜誌內容豐富爲現代名醫數十人所編輯每月十五日出版每册大洋一元
中國醫藥雜誌特價券
 全年十二册一元憑此券特價六角歡迎試閱附郵六分即贈一册另附洋二角加贈小醫報四册

中醫新生命第二十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不許轉載

主任兼發行人 陸淵雷
 編輯 謝誦穆
 印刷者 辛利印刷公司
 上海華德路鴻福里
 電話：五三六四六
 發行處及編輯處 陸淵雷醫室
 上海姑蘇路人安里

本刊廣告價目

一四分之面	半面	全面	一期	三期	六期	十二期	裏封面底面及顏色紙特 頁均照表加 半均用銅錫 諸版者另加 製版費者另 顏色印者另 議刊費先惠	
三元	五元	十元	每期	八元	六元	五元		
四角	二元	四元	每期	三元	二元	五角		
八角	一元	三元	每期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五角	一元	二元	每期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定價	本刊	一號	六號	十二號	郵費國內不加國
			一角半	七角半	一元四角	外每十二號一元		

陸淵雷著 金匱今釋

印行報紙西裝本

廉價發售

此書初印千部。現已將次售完。頗有寒士愛讀。來函要求另印廉價本者。因改用報紙兩面印。西裝兩厚冊。書品較原印連史本為小。一切以價廉為目的。然內容與原本完全一樣。印刷裝訂。雖不求美觀。但仍求清朗堅實。實價四元二角。較連史本價廉一半。郵費二角。國外酌加。

發行處 上海牯嶺路人安里十一號陸淵雷醫室 電話九三二八六

介紹國醫純正刊物香港中華國醫學會出版 國醫雜誌 風行已久內容豐富索閱附郵廿分即寄發行處香港德輔道中一百廿三號